

高麗史

列傳

五十八

リ印  
2809  
58





特門印 6  
8.809  
卷 58



別於

列傳卷第七

高麗史九十四

三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徐熙

訥 6

恭 6

徐熙小字廉允內議令弼子也性嚴格光宗  
十一年年十八擢甲科超授廣評貢外郎累  
遷內議侍郎二十三年奉使如宋時不朝宋  
十數年熙至容儀中度宋太祖嘉之授檢校  
兵部尚書成宗二年由佐丞拜兵官御事從

三子 4  
六 11 5 例 例 例



幸西京成宗欲微行遊永明寺熙上疏諫乃止賜鞍馬以賞之後改內史侍郎十二年契丹來侵熙爲中軍使與侍中朴良柔門下侍郎崔亮軍于北界備之成宗欲自將禦之幸西京進次安北府契丹東京留守蕭遜寧攻破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庶顏等成宗聞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勾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

方其未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成宗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又移書云八十萬兵至矣若不出江而降當須殄滅君臣宜速降軍前蒙戩至營問所以來侵之意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蒙戩還成宗會群臣議之或言車駕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北與之自黃州至岳嶺畫爲封疆



成宗將從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所  
取餘者尚多成宗恐爲敵所資令投大同江  
熙奏曰食足則城可守戰可勝也兵之勝負  
不在強弱但能觀釁而動耳何可遽令棄之  
乎况食者民之命也寧爲敵所資虛弃江中  
又恐不合天意成宗然而止之熙又奏曰自  
契丹東京至我安北府數百里之地皆爲生  
女真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松城等城今契  
丹之來其志不過取北二城其聲言取高勾

麗舊地者實恐我也今見其兵勢大盛遽割  
西京以北與之非計也且三角山以北亦高  
勾麗舊地彼以谿壑之欲責之無厭可盡與  
乎况割地與敵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城使  
臣等一與之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民官御  
事李知白奏曰聖祖創業垂統洎于今日無  
一忠臣遽欲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痛哉古  
人有詩云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  
周盖謂焦周爲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爲



千古所笑也請以金銀寶器賂遜寧以觀其  
意且與其輕割土地棄之敵國曷若復行先  
王燃燈八關仙郎等事不爲他方異法以保  
國家致大平乎若以爲然則當先告神明然  
後戰之與和惟上裁之成宗然之時成宗樂  
慕華風國人不喜故知白及之遜寧以蒙戩  
旣還久無回報遂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  
郎將庚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  
降成宗遣和通使閣門舍人張瑩往契丹營

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成宗  
會群臣問曰誰能往契丹營以口舌却兵立  
萬世之功乎群臣無有應者熙獨奏曰臣雖  
不敏敢不惟命王出餞江頭執手慰籍而送  
之熙奉國書如遜寧營使譯者問相見禮遜  
寧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曰臣之於君  
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往復再  
三遜寧不許熙怒還卧所館不起遜寧心異  
之乃許升堂行禮於是熙至營門下馬而入



與遜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  
曰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  
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  
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  
曰非也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  
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  
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  
真盜據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澁甚於涉海  
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

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將軍如以  
臣言達之天聰豈不哀納辭氣慷慨遜寧知  
不可強遂具以聞契丹帝曰高麗既請和宜  
罷兵遜寧欲宴慰熙曰本國雖無失道而致  
上國勞師遠來故上下皇皇操戈執銳暴露  
有日何忍宴樂遜寧曰兩國大臣相見可無  
歡好之禮乎固請然後許之極歡乃罷熙留  
契丹營七日而還遜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  
羊千頭錦綺羅紬五百匹成宗大喜出迎江



頭即遣良柔爲禮幣使入覲熙復奏曰臣與  
遜寧約盪平女真收復舊地然後朝覲可通  
今纔收江內請俟得江外修聘未晚成宗曰  
久不修聘恐有後患遂遣之轉平章事十三  
年率兵逐女真城長興歸化二鎮郭龜二州  
明年又率兵城安義興化二鎮又明年城宣  
孟二州熙嘗扈駕海州成宗幸熙幕欲入熙  
曰臣之幕非至尊所當臨命進酒曰臣之酒  
不堪獻也成宗乃坐幕外進御酒共飲而罷

供實令鄭又玄上封事論時政七事忤旨成  
宗會宰相議曰又玄敢越職論事罪之何如  
皆曰惟命熙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臣以  
不才謬居宰相竊位素餐使官卑者論政教  
得失是臣之罪也况又玄論事甚切宜加褒  
獎成宗感悟擢又玄監察御史賜熙繡鞍廐  
馬酒果以慰之拜太保內史今十五年熙患  
疾在開國寺成宗駕幸問疾以御衣一襲馬  
三匹分施寺院又以穀一千石施開國寺凡



所以祈命者無所不爲明年頒祿熙病尚未  
愈命有司曰熙年雖未及致仕以疾病未得  
侍朝宜給致仕祿穆宗元年卒年五十七聞  
訃震悼賻布一千匹麥三百石米五百石腦  
原茶二百角大茶十斤梅香三百兩以禮葬  
之謚章威顯宗十八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  
二年加贈太師子訥側室子周行

訥成宗十五年擢甲科顯宗朝累遷尚書吏  
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移國子祭酒知吏部

事王納訥女爲妃授訥中樞使右散騎常侍  
驟拜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尚書  
吏部事德宗初加檢校太師進門下侍中靖  
宗時判都兵馬使王遣戶部郎中庾先如契  
丹謝安撫訥奏曰往歲契丹欲於鴨江東加  
築城堡今復和親可因庾先附表請罷王從  
之七年賜几杖加重大臣明年再上表乞退  
不允訥遘疾寓地藏寺王遣右承宣金廷俊  
問疾以御衣二襲穀一千碩馬二匹納寺祈



福疾篤親臨視之制加三重大匡內史令賜子孫永業田及卒王哀悼贈謚簡敬後配享靖宗廟庭宣宗三年避先王謚改元肅初弼父神逸郊居有鹿奔投神逸拔其箭而匿之獵者至未獲而返夢有神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公之子孫世為鄉相神逸年八十生弼弼熙訥果相繼為宰相

恭熙玄孫毅宗朝蔭補景靈殿判官扈駕西都王命兩京文武官射至暮插大燭侯上射

之西都人多中之從臣無中者王頗不平恭一箭中燭二箭中的王大喜賜帛累官至平章事明宗元年卒為人有膽略善騎射六為兩界兵馬使士卒樂附及拜宰相志益謙遜疾文士驕傲禮遇武人鄭仲夫之亂重房令巡檢軍二十二人環衛其第不及於禍

劉瑁

劉瑁忠州大原縣人后妃之姓劉者皆出其宗故世為戚里為人廉介美風儀光宗末筮

題字同

三字十



仕爲內承旨穆宗朝累遷至吏部尚書叅知政事顯宗即位授尚書左僕射由門下侍郎拜檢校太師守門下侍中與同列奏民庶疫癘陰陽愆伏皆由刑政不時也謹按月令三月節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訐四月中氣挺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又按獄官今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者不拘此令然恐法吏未盡詳審伏請今後內外所司皆依令

施行從之十年卒輟朝三日贈內史令璿自累朝以來恒居近職未嘗補外雖無獻替頗有公輔之望

姜邯贊

姜邯贊舊名殷川衿州人五世祖餘清自新羅來居始興郡即衿也父弓珍事太祖爲三韓壁上功臣邯贊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朝擢甲科第一累遷禮部侍郎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攻西京我軍敗報至群臣議降邯贊獨



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幸二年遷國子祭酒再轉翰林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進中樞使請修社稷壇令禮官議定儀注改吏部尚書邯贊有田十二結在開寧縣白王給軍戶九年除西京留守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社人世多榮之契丹蕭遜寧來侵

兵號十萬時邯贊爲西北面行營都統使王仍命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內史舍人朴從儉兵部郎中柳參爲判官帥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鎮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首萬餘級明年正月邯贊以契丹兵逼京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



兵一萬倍道入衛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於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邯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契丹兵過龜州邯贊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宗鉉引兵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奮擊勇氣自倍契丹兵奔北我軍追擊之涉石川至于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之敗未有如此之甚契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

遜寧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於此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邯贊帥三軍凱還獻俘獲王親迎于迎波驛結綵棚備樂宴將士以金花八枝親插邯贊頭左執手右執觴慰嘆不已邯贊拜謝不敢當遂改驛名爲興義賜驛吏冠帶與州縣吏同邯贊上表請老不允賜几杖令三日一朝加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推忠協謀安國功臣號十一年又



表請致仕從之加特進檢校太傅天水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邯贊以京都無城郭請築  
羅城王從之令王可道築之二十一年拜門  
下侍中德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司推忠協  
謀安國奉上功臣特進檢校太師侍中天水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卒年八十四輟朝  
三日謚仁憲命百官會葬弔諫賻贈一依侍  
中劉瑁例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  
隕于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

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及爲相宋使見  
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  
邯贊性清儉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  
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  
邦家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邯  
贊之功也致仕歸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  
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宗廟庭文宗贈守太  
師兼中書令子行經

崔士威



表請致仕從之加特進檢校太傅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邯贊以京都無城郭請築羅城王從之令王可道築之二十一年拜門下侍中德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司推忠協謀安國奉上功臣特進檢校太師侍中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卒年八十四輟朝三日謚仁憲命百官會葬弔諫賻贈一依侍中劉瑁例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

八  
矮陋

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及爲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邯贊性清儉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邦家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邯贊之功也致仕歸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宗廟庭文宗贈守太師兼中書令子行經

崔士威



崔士威事穆宗累官刑部尚書顯宗初爲統  
軍使與康兆等禦契丹士威率諸將分軍出  
龜州北愆頓湯井曙星三道與契丹戰敗績  
二年叅知政事轉吏部尚書後與張延祐皇  
甫俞義獻議罷東京留守置慶州防禦使又  
廢十二州節度使置五都護七十五道安撫  
使俄遷內史侍郎平章事賜推忠佐理同德  
功臣號封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加  
檢校太師守門下侍中爵進伯食邑七百戶

又加匡國功臣號判吏部事上疏論時政得  
失王命有司商確行之又奏諸州縣長吏稱  
號混雜自今郡縣以上吏稱戶長鄉部曲津  
亭驛吏只稱長從之臺官劾論士威與左僕  
射朴忠淑於毬庭禮會醉舞不敬請罪之不  
允加太子太師贈其父融又守司空上柱國  
漢南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母庾氏國大夫  
人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國刑  
部尚書郭元請乘機取鴨江東岸士威與徐



訥等上書以爲不可元固執攻之竟不克延  
琳所署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真與契丹相  
攻遣使乞援王議諸輔臣士威與平章事蔡  
忠順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  
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謹烽燧以觀其變王  
從之二十一年士威請老不聽令五日一朝  
明年加內史令仍令致仕德宗即位命五日  
一朝入省視事卒贈太師謚貞肅文宗六年  
制曰檢校太師內史令崔士威在聖考朝以

清節直道屢有裨益弘濟艱難保安宗社以  
致中興可配享廟庭其甥姪未官者超授八  
品職

皇甫俞義

張延祐

皇甫俞義史失其世系穆宗朝歷官至宣徽  
判官王寢疾金致陽謀變王知之命選文武  
各一人率軍校往迎顯宗於是蔡忠順崔沆  
等議曰皇甫俞義志存宗社且其父祖有勲  
勞於國當不墜家業以盡心力蓋遣此人并



高麗史卷九十四 十四  
舉武班郎將文演以聞乃命忠順草與顯宗  
書授俞義文演及別將李成彥高積等十人  
往迎于三角山神穴寺又命開城府叅軍金  
延慶領卒一百郊迎俞義等至寺僧疑爲姦  
黨所遣匿不出俞義等具道所以迎立之意  
遂奉以還顯宗即位授殿中侍御史進吏部  
侍郎改內史舍人尋爲中樞院日直負自庚  
戌用兵以來增置軍額由是百官祿俸不足  
俞義與中樞院使張延祐建議奪京軍永業

田以充祿俸武官頗懷不平上將軍崔質又  
以邊功累拜武職而不得爲文官居常怏怏  
遂與上將軍金訓朴成李協李翔李暹石邦  
賢崔可貞恭文林猛等以奪田激衆怒誘諸  
衛軍士鼓譟闌入禁中縛俞義及延祐捶撻  
垂死詣閣中面訴云俞義等占奪我輩田實  
謀自利殊非公家之利若截趾適履柰四體  
何諸軍洶洶不勝憤怨請除國蠹用快群情  
王重違衆志除俞義延祐名流配後起授給



事中累轉御史大夫與叅知政事王可道築  
開京羅城拜中樞使歷叅知政事吏部尚書  
陞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事  
靖宗二年改門下侍郎八年卒延祐瀛州尚  
質縣人新羅末父儒避亂吳越後還國光宗  
以解華語累授客省每中國使至必使儒擯  
接之延祐長於吏事以幹能稱後以戶部尚  
書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規

楊規事穆宗累官刑部郎中顯宗元年契丹  
主自將來討康兆圍興化鎮規為都巡檢使  
與鎮使戶部郎中鄭成副使將作注簿李守  
和判官廩犧令張顥嬰城固守契丹主獲通  
州城外收禾男婦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  
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鎮諭降其箭封有書曰  
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  
兆弒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擒  
康兆送駕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



妻孥又以勅書繫矢插城門曰勅興化鎮城主并軍人百姓朕以前王誦紹其祖服爲我潘臣捍禦封陞忽被姦兇所害朕將精銳來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况汝等受前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守和等上表曰戴天履地者合去姦兇資父事君者須堅節操若違此理必受其殃伏乞俯循民情用回睿略大開天網何求烏雀之先投載轄兵車可獲貔貅之率服契丹

潘

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有差仍勅曰省所上表奏具悉朕慕承五聖臨禦萬方忠良則必示旌褒兇逆則須行誅伐以康兆弑其故主挾彼幼君轉恣姦豪大示威福故親行誅伐特正刑名方擁全師以臨近境比特頒於綸音蓋式示於招懷遽覽封章未聞歸款陳瀝靡由於誠實詞華徒見於敬恭况汝等早列簪裾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王宜顧安危預分禍福守和又回



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  
惠切祈解網之仁凌霜耐雪加安百姓之心  
灰骨粉身永奉千年之聖契丹主見表知其  
不降乃解圍更傳勅旨曰汝等慰安百姓而  
待之以二十萬兵屯于麟州南無老代以二  
十萬兵進至通州契丹主移軍銅山下兆引  
兵出通州城南戰敗就擒行營都統副使李  
鉉雲行營都統判官盧戩監察御史盧顥楊  
景李成佐等亦皆被執行營都兵馬副使盧

頴司宰丞徐崧注簿盧濟等死于陣下我軍  
大亂契丹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  
級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於是契丹兵長  
驅而前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元申  
寧漢伏兵于緩項嶺皆執短兵突出敗之契  
丹兵小却契丹詐為兆書送興化鎮諭降規  
曰我受王命而來非受兆命不降契丹又使  
盧戩及其閣門使馬壽持檄至通州諭降城  
中皆懼中郎將崔質洪淑投袂而起執戩及



壽乃與防禦使李元龜副使崔卓大將軍蔡  
溫謙判官柴巨雲閉門固守衆心乃一契丹  
兵入郭州防禦使戶部員外郎趙成裕夜遁  
寧漢及行營修製官乘里仁大將軍大懷德  
工部郎中李用之禮部郎中簡英彥皆死城  
遂陷契丹留兵六千餘人守之規自興化鎮  
率兵七百餘人至通州收兵一千夜入郭州  
擊契丹所留兵悉斬之徒城中男女七千餘  
人于通州明年契丹主入京焚宮闕而退龜

州別將金叔興與中郎將保良擊契丹兵斬  
萬餘級規掩擊契丹兵於無老代斬二千餘  
級奪被虜男女三千餘人又戰於梨樹追至  
石嶺斬二千五百餘級奪俘虜千餘人後三  
日又戰於余里站斬千餘級奪俘虜千餘人  
是日三戰皆捷復邀其前鋒於艾田擊之斬  
千餘級俄而契丹主大軍奄至規與叔興終  
日力戰兵盡矢窮俱死於陣契丹兵爲諸將  
鈔擊又因大雨馬馳疲乏甲仗皆失渡鴨綠



高麗史卷九十四 十九  
江引去鄭成追之及其半渡尾擊之契丹兵  
溺死者甚衆諸降城皆復之規以孤軍旬月  
閒凡七戰斬級甚衆奪被虜人三萬餘口獲  
駝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贈工部尚書給規  
妻殷栗郡君洪氏栗授子帶春校書郎王手  
製教賜洪氏曰汝夫才全將略兼識治道常  
效節於松筠竟輸誠於邦國忠貞罕比夙夜  
忘勞昨於北境有戎中軍鼓勇指揮士卒威  
騰矢石追捕仇讎力靜封疆袖一劍而萬夫

爭走挽六鈞而百旅皆降自此城鎮得全情  
懷益壯累多捷勝不幸隕亡常思出衆之功  
已加勲秩更切酬勞之念增及頒宣歲賜汝  
稻穀一百碩以終其身贈叔興將軍又命給  
其母李氏栗教曰贈將軍叔興自守邊城勇  
於赴敵旣成功於破竹終致命於伏弋言念  
舊勞合加優賞可歲給其母粟五十碩以終  
其身十年賜規叔興功臣錄券十五年又俱  
賜三韓後壁上功臣號文宗即位制曰大中



祥符三年契丹入寇西北面都巡檢使楊規副指揮金叔興等挺身奮擊連戰破敵矢集如蝟毛俱沒陣下追念其功合行褒獎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帶春靖宗六年爲安北大都護府副使左僕射崔冲奏帶春立志岐拔多智略閑軍事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補外不聽後至直門下省衛尉卿文宗初有疾制免常朝只令視事兼官

智蔡文

祿延

智蔡文鳳州人顯宗元年補中郎將王聞契丹兵至遣蔡文將兵鎮和州以備東北及康兆敗兆及李鉉雲盧顛等皆被執命蔡文移兵援西京蔡文即與軍容使侍御史崔昌進次剛德鎮顛爲契丹鄉導與契丹人劉經賈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亟與僚佐崔緯咸質楊澤文晏等已修降表蔡文等聞之引兵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曹子奇曰吾等奉王命倍道來今不納何也子奇具告



顓經諭降事遂開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  
諷宗奭拘留顓經固守宗奭不從昌密與蔡  
文謀遣兵城北候顓等還掩殺之取其表焚  
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鎮城南獨大將軍鄭  
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  
兵至遂與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衄州郡  
陷沒上表請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  
保佑爲開城留守王八副之遣乙凜將騎兵  
一千送保佑等又遣其閤門引進使韓杞以

突騎二百至西京北門呼曰皇帝昨遣劉經  
盧顓等賈詔曉諭何至今無消息也若不拒  
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諭思政聞杞語與蔡  
文謀使麾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  
百餘人餘悉擒之無一人還者思政以蔡文  
爲先鋒出與乙凜戰乙凜保佑敗走於是城  
中人心稍安思政還入城蔡文與李元出屯  
慈惠寺契丹主復遣乙凜擊之邏卒報敵兵  
來屯安定驛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遂與思



政及僧法言率兵九千迎擊于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級法言死翼日蔡文復出戰契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上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契丹回兵擊之我軍敗遂圍城契丹主次城西佛寺思政懼給將軍大道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蔑不勝矣遂以麾下兵夜遁道秀出東門始知見給又力不可敵遂率所部降于契丹諸將皆潰城中恟懼統軍錄事趙元隘守鎮將姜民瞻郎將

洪叶方休等莫知所措乃共禱神祠筮得吉兆於是衆推元爲兵馬使收散卒閉城固守蔡文奔還京奏西京敗軍狀群臣議降姜邯贊獨勸王南行蔡文請曰臣雖驚怯願在左右效犬馬勞王曰昨李元崔昌奔還自請扈從今不復見爲臣之義果如是乎今卿旣勞于外又欲捍衛子甚嘉之賜酒食及銀鞍是夜王與后妃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率禁軍五十餘人出都行至積城縣丹棗驛武卒堅



高麗文卷九十四 二十三  
英與驛人張弓矢將犯行宮蔡文馳射之賊  
徒奔潰復自西南山突出遮道蔡文又射却  
之王至昌化縣有吏告曰王識吾名面乎王  
陽不聞吏怒將構亂使人呼曰河拱辰將兵  
來矣蔡文曰何故來耶吏曰欲擒蔡忠順金  
應仁等耳應仁及侍郎李正忠郎將國近等  
皆遁獨蔡文忠順周佇等留侍夜賊又至侍  
從臣僚宦官嬪御皆亡匿唯玄德大明二王  
后侍女二人承旨良叶忠弼等侍蔡文隨機

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講二后先自北門  
出手控御馬聞行入道峯寺賊不之知忠順  
繼至蔡文奏曰去夜賊疑非拱辰臣請往跡  
之王恐其亡不許蔡文曰臣若背君言與事  
違天必誅之王乃許即往昌化縣道逢國近  
國近曰吾衣裝盡為賊奪蔡文曰汝為臣不  
忠獲保首領足矣適拱辰柳宗赴行在蔡文  
遇諸道具言賊變且詰之果非拱辰所為也  
拱辰道見中軍判官高英起敗軍南走與俱



來時拱辰所領卒二十餘人蔡文遂以其卒  
搜昌化縣得賊所盜馬十五匹鞍十部將還  
蔡文謂拱辰等曰吾與諸君偕進王必驚動  
請諸君少後遂獨行忠弼在寺門望之入奏  
智將軍來矣王喜出門迎之蔡文奏曰臣已  
得賊實非拱辰所爲且偕拱辰來王引見拱  
辰宗勞之遂遣拱辰往契丹營請和明年正  
月王次廣州失二王后所之令蔡文往尋之  
至饒舌驛乃得奉還王喜爲留三日王發廣

州踰嶺宿鼻腦驛蔡文奏扈從將士皆托尋  
妻子四散昏夜恐有賊竊發請爲幟插將士  
冠以辨從之宗曰臣鄉陽城去此不遠請幸  
之王悅遂幸陽城夜宗應仁等矯旨毀御鞍  
以賜縣人遲明縣吏皆遁宗應仁等又請遣  
二王后各歸其鄉遣扈從將卒往東邊備急  
王以問蔡文蔡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橫懼  
殃禍播遷如此正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弃  
王后以求生其可忍乎王曰將軍言是也遂



行過蛇山縣蔡文見群鴈在田欲慰悅王心  
躍馬而前鴈驚飛翻身仰射應弦而墮王大  
悅蔡文下馬取鴈進曰有臣如此何憂盜賊  
王大笑慰獎至天安府宗應仁奏臣等請往  
石坡驛供頓以迎遂逃至巴山驛王謂蔡文  
曰玄德王后有娠不宜遠行其鄉善州距此  
不遠可以遣之蔡文固執前議王曰勢不獲  
已遂遣之次礪陽縣將卒有離心蔡文奏曰  
聖祖統合之時有功者雖小必賞況今方涉

險艱要得衆心宜先懋賞王從之授玄安之  
等十六人爲中尹至參禮驛全州節度使趙  
容謙野服迎駕朴暹奏曰全州即古百濟聖  
祖亦惡之請上勿幸王然之宿長谷驛容謙  
謀欲止王挾以號令與轉運使李載巡檢使  
崔檝殿中少監柳僧虔以白幟插冠鼓噪而  
進蔡文使人閉門堅守賊不敢入王與后乘  
馬在驛廳事蔡文登屋問曰汝等何得如是  
柳僧虔來否賊曰來矣又問汝爲誰賊曰汝



亦爲誰蔡文荅以他語賊曰智將軍也蔡文  
認其聲曰汝是親從馬韓兆也仍以王命召  
僧虔僧虔曰汝不出吾不敢入蔡文出門呼  
僧虔引至王前僧虔泣奏曰今日之事容謙  
所爲臣不知也請奉旨召容謙來王許之僧  
虔出遂逃王命良叶召容謙載既至諸將欲  
殺之蔡文呵止之使二人牽大明宮主馬而  
行旣而遣還全州王入羅州夜候人誤報契  
丹兵至王大驚走出外蔡文奏曰大駕夜行

百姓驚擾願還御行宮臣詗知然後動猶可  
及也蔡文出候之通事舍人宋均彥別將丁  
悅賈契丹前鋒元帥駙馬書及拱辰奏狀來  
蔡文率詣行宮王見拱辰狀知兵已退喜以  
均彥爲都兵馬錄事丁悅爲親從郎將駙馬  
書無解契丹字者莫曉其意二月還至公州  
賜蔡文田三十結教曰朕因避寇狼狽遠塗  
所從臣僚罔不逃散唯蔡文蒙犯風霜跋涉  
山川不辭羈勒之勞終保松筠之節諒多殊



效何惜異恩七年以武職兼右常侍十七年  
拜右僕射卒德宗即位制曰故上將軍左僕  
射智蔡文當聖考南幸獨全忠節功在第一  
宜錄功科以勸將來曾孫祿延

祿延蔭補內謁者出爲東北面兵馬判官以  
材幹稱肅宗九年征女真有功陞殿中侍御  
史仁宗朝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與內侍金絜  
安甫麟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高碩  
謀去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殺吳卓等使

子之甫縛拷祿延於順天館慘酷幾死令其  
黨尹翰押流遠地行至忠州病不能興氣尚  
未絕翰斷支體埋路傍而還妻子没入州郡  
爲奴婢資謙敗賜祿延子壻爵一級得改葬  
祿延爲人荒恣無學術行檢自謂有智計欲  
除李拓謀拙反陷於禍子之勇後與李深謀  
變伏誅

### 河拱辰

河拱辰晉州人成宗朝爲鴨江渡勾當使穆



高麗史卷九十四二十八  
宗時除中郎將王寢疾拱辰與親從將軍庾方中郎將卓思政等常直近殿門尋遷尚書左司郎中及康兆舉兵至拱辰遂與思政奔于兆拱辰嘗在東西界擅發兵入東女真部落見敗顯宗初坐流遠島尋召還復職未幾王避契丹南幸拱辰追謁于道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爲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筮得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狀往契丹營拱辰行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

將張旻別將丁悅先往契丹軍言曰國王固願來覲第懼兵威又因內難出避江南遣陪臣拱辰等陳告事由拱辰等亦惶懼不敢前來請速收兵旻等未至契丹先鋒已至昌化拱辰等具陳前意契丹問國王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答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明年拱辰與英起至契丹營乞班師契丹主許之遂留拱辰等拱辰旣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契丹主甚加



寵遇拱辰與英起密謀奏曰本國今已喪亡  
臣等願領兵點檢而來契丹主許之尋聞王  
返國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妻以良  
家女拱辰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爲歸計人  
告其謀契丹主鞫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  
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生事大  
朝契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效忠拱辰辭  
益厲不遜遂殺之爭取心肝食之後王下教  
錄功加其子則忠祿資文宗六年制曰左司

郎中河拱辰在統和二十八年契丹兵入侵  
臨敵忘身掉三寸舌能却大兵可圖形閣上  
超授其子則忠五品職尋又錄其功贈尚書  
工部侍郎

### 金殷傳

金殷傳水州安山縣人性勤儉成宗朝授甄  
官丞穆宗時累遷御廚使顯宗初爲公州節  
度使王避契丹南下次公州殷傳備禮郊迎  
曰豈意聖上跋涉山川凌冒霜雪至於此極



獻衣帶土物王遂更衣以土物分賜扈從官  
王至巴山驛吏皆遁御廚闕膳殷傳又進膳  
羞分供朝夕契丹兵退王還次公州殷傳使  
長女製御衣以進因納之是爲元成王后元  
惠元平二王后亦其女也尋除刑部侍郎如  
契丹賀生辰還至來遠城契丹憇女真執之  
以歸數月乃得還進知中樞事轉戶部尚書  
拜中樞使上護軍八年卒以王后故贈推忠  
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上柱

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妻封安山郡  
大夫人又贈其父尚書左僕射上柱國安山  
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母安山郡大夫  
人妻父李許謙亦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邵  
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周佇

周佇宋溫州人穆宗時隨商舶來學士蔡忠  
順知其有才密奏留之初授禮賓省注簿不  
數月除拾遺遂掌制誥顯宗避契丹南幸佇



高麗史卷九十四 三十一  
尾從有功由是大顯驟遷禮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歷內史舍人秘書監右常侍拜翰林學士承旨崇文輔國功臣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海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進禮部尚書十五年卒性謙恭工文翰交聘辭命多出其手恩遇無比

姜民瞻

姜民瞻晉州晉康人穆宗朝登第顯宗時東女真寇清河迎日長驂縣民瞻與文演李仁

澤曹子奇爲都部署往督州郡兵擊走之拜內史舍人又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破契丹蕭遜寧於興化鎮遜寧引兵直趨京都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大敗之擢鷹揚上將軍柱國轉右散騎常侍賜推誠致理翊戴功臣號明年知中樞事兵部尚書十二年卒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民瞻起自書生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立戰功遂顯達後下教錄功加其子旦祿資文宗即位制曰大中



高麗史卷九十四 三十一  
尾從有功由是大顯驟遷禮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歷內史舍人秘書監右常侍拜翰林學士承旨崇文輔國功臣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海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進禮部尚書十五年卒性謙恭工文翰交聘辭命多出其手恩遇無比

姜民瞻

姜民瞻晉州晉康人穆宗朝登第顯宗時東女真寇清河迎日長驩縣民瞻與文演李仁

澤曹子奇爲都部署往督州郡兵擊走之拜內史舍人又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破契丹蕭遜寧於興化鎮遜寧引兵直趨京都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大敗之擢鷹揚上將軍柱國轉右散騎常侍賜推誠致理翊戴功臣號明年知中樞事兵部尚書十二年卒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民瞻起自書生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立戰功遂顯達後下教錄功加其子旦祿資文宗即位制曰大中

八

誠致



祥符十一年契丹闌入兵部尚書知中樞院  
事姜民瞻奮擊大捷於盤嶺之野契丹奔北  
投戈委甲行路隘塞俘斬萬級追念其功合  
行褒獎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

郭元

郭元清州上黨縣人成宗十五年登甲科累  
遷起居舍人顯宗二年拜中樞直學士六年  
如宋獻方物仍告契丹連歲來侵會女真亦  
訴爲契丹侵擾累年不得朝帝以契丹旣受

盟難於荅辭學士錢惟演草詔曰念卿本道  
固深軫於懷思曠乃隣封亦以從於盟好所  
期輯睦用泰黎蒸帝覽之喜曰如此則雖契  
丹見之無妨仍勅元遊開寶寺密使館伴負  
外郎張師德開諭師德與元登寺塔從容謂  
曰今京都高屋大廈搃是軍營陛下下一統寰  
海猶且養卒日令習戰以備北方天子尚如  
此况貴國與之連境結好息民是遠圖也明  
年還拜刑部侍郎有諫議大夫又明年再轉



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十三年改右散騎常侍  
歷中樞使刑部尚書賜推誠文理功臣號十  
八年叅知政事王謂宰相曰女真屢犯東陸  
爲害滋甚宜招諭渠首厚加賞賜此所謂以  
德懷人也元曰女真人面獸心與其懷之以  
惠曷若震之以威王然之二十年興遼反契  
丹遣使求援元密奏王曰鴨江東畔契丹保  
障今可乘機取之崔士威徐訥金猛等皆上  
書言其不可元固執遣兵攻之不克慚恚發

疽而卒性清廉工文詞歷位臺省以吏能稱  
然不自重與李作仁善人以此譏之德宗即  
位以元有勲勞擢用其子拯

### 王可道

王可道初名子琳清州人本姓李成宗朝擢  
魁科補西京掌書記顯宗五年上將軍金訓  
崔質等作亂由是武臣用事悍夫兇豎並帶  
文官羊頭狗尾布列臺閣政出多門朝綱紊  
亂可道以和州防禦使秩滿還京在私第心



高麗史卷九十四 三十四  
懷憤激密謂曰直金猛曰王何不效漢高雲  
夢之遊乎猛喻其意密奏王納之以可道嘗  
爲書記頗得人心即權授西京留守判官趣  
令先往設備明年王幸西京宴群臣於長樂  
宮乘訓等醉以兵襲之遂誅訓質及李恊崔  
可貞石邦賢李暹金貞悅孝岳林猛崔龜等  
十九人龜儒士以兵部郎中扈從性麤鄙與  
質等交故及尋以訓等子若同產兄弟歸之  
本貫常赦不原其父母妻姊妹祖孫叔伯緣

坐者皆放之後累歷尚書右丞同知中樞事  
戶部尚書賜致盛功臣號十八年叅知政事  
二十年與左僕射異膺甫御史大夫皇甫俞  
義尚書左丞黃周亮等築開京羅城可道令  
人持傘環立登高而進退之均其闊狹以定  
城基以功進檢校太尉行吏部尚書兼太子  
少師叅知政事上柱國開城縣開國伯食邑  
七千戶加輸忠創闕功臣號賜姓王給開城  
縣莊田封其妻金氏開城郡夫人德宗即位



可道請納妃於是納其女爲妃改門下侍郎  
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以有疾免朝時遣工部  
郎中柳喬郎中金行恭如契丹會葬且賀即  
位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贄然每有并吞  
之志今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  
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聽可  
與之絕乃附表請之契丹不從王命群臣議  
徐訥等二十九人曰彼既不從我言宜勿通  
好皇甫俞義等三十九人駁云今若絕交必

貽禍害不如繼好息民王從可道及訥等議  
停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平章事柳韶  
請攻破丹城王下宰執議訥及俞義黃周亮  
崔齊顏崔冲金忠贊等皆曰不可可道與李  
端奏時不可失固請出軍王命有司卜於大  
廟不果出兵可道尋乞骸歸鄉養疾三年卒  
官庀喪事謚英肅後贈太師中書令配享顯  
宗廟庭

金猛



高麗史卷九十四 三十六  
金猛字貞固梁州宜春縣人祖衍徙居平壤  
官至通事舍人父贄以詞章見稱累授給事  
中兼直翰林院性嗜酒使氣屢罷免猛登第  
官累左拾遺顯宗即位擢置近侍俾掌劇權  
累拜中樞使賜爵宜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二十一年病革加叅知政事卒王痛悼謚  
文定德宗以猛有勲勞擢敘其子德符文宗  
贈太子太師門下侍中

柳韶

柳韶史失其世系顯宗朝歷司憲中丞諫議  
大夫進累平章事二十年王命韶於興化鎮  
西北四十里修古石城置威遠鎮又修興化  
鎮北古石堡置定戎鎮徙永平民實之契丹  
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來求援王不  
許時韶以西北面判兵馬事遭喪王下教起  
復曰古者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漢  
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日除服視事今  
興遼來請師恐有邊警卿宜馳往邊上以備



之除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德宗即位授中軍  
兵馬元帥尋遷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  
事二年詔始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濱古國  
內城界鴨江入海處東跨威遠興化靜州寧  
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  
益州朔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和州等三  
城是役契丹來爭校尉邊柔奮身先登擊却  
之以功授中郎將明年王宴群臣於文德殿  
以勞韶等開拓關城之勤賜韶推忠拓境功

臣號進階銀青興祿大夫上柱國官至大尉  
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襄懿配享德宗廟庭

尹徵古

尹徵古初名元載樹州守安縣人成宗末登  
第穆宗朝拜監察御史顯宗即位超授侍御  
史轉內史舍人充國史修撰官進累中樞使  
右散騎常侍檢校司徒上柱國十二年加檢  
校大尉賜推忠佐理功臣號卒性沈重嚴毅  
美風儀善楷書所至裁決平允口不言人短



而人畏愛之計聞王曰世豈復有斯人朕將  
疇依歎惜者久贈尚書右僕射謚莊景德宗  
即位以徵古有勲勞擢用其子希旦

韋壽餘

韋壽餘沁州江華縣人端慤守法自光宗朝  
在司膳久不調穆宗時累遷爲門下侍郎平  
章事顯宗初請老不許賜几杖王以壽餘於  
朝臣最老欲大用其明年授門下侍中上柱  
國江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卒謚安恭贈

內史令

田拱之

田拱之靜州靈光縣人成宗朝登進士科穆  
宗末授大學博士時耽羅奏瑞山湧出海中  
遣拱之往視耽羅人言其形狀奇異可懼拱  
之躬至山下畱其形以進顯宗初進刑部侍  
郎拜中樞院副使吏部侍郎卒拱之善辭命  
歷仕中外二十餘年以勤恪稱贈左散騎常  
侍



李周憲

李周憲洞州土山縣人初以小吏起頗稱勤幹成宗嘗云鐵中錚錚者授監察司憲穆宗時轉內史舍人兼典三司職務顯宗朝拜殿中監進累尚書右僕射卒

李周佐

李周佐慶州人家世單微幼聰悟左僕射李成功留守東京一見器之及還携至京使隸國學穆宗朝登第調尚州牧記室叅軍事拜

監察御史顯宗時遷起居舍人出為東北面兵馬使奏朔方道登溟州管内三陟霜陰鶴浦派川連谷羽溪等十九縣並被蕃賊侵擾生業甚艱請加撫恤命蠲租賦德宗初授右諫議大夫靖宗二年除右散騎常侍六年以刑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卒王悼惜贈司空尚書右僕射賻米麥四百石賜茶及衣著令百官會葬周佐襟懷倜儻儀表瓌偉立朝四十餘年有大臣之體



安紹光

安紹光洞州土山縣人世為將體貌魁偉使氣好鷹馬穆宗即位以有翼戴功令掌宿衛寵待無比顯宗朝累拜尚書右僕射卒輟朝三日謚敬剛

趙之遴

趙之遴白州銀川縣人有吏幹性嗜酒日夜娛樂穆宗朝拜吏部侍郎知銀臺事時以朋比乾沒譏之然視金諾李周楨輩有聞顯宗

二年以左僕射叅知政事卒輟朝三日謚恭華



列傳卷第七

列傳卷第八

高麗史九十五

引文

正憲大夫重判書兼醫政大權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三子下

4

崔冲

惟善

思齊

淪

允儀

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瑰偉性操  
堅貞少好學善属文穆宗八年擢甲科第一  
顯宗時累歷拾遺補闕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諫議大夫德宗初轉右散騎常侍同知中樞  
院事奏成宗時内外諸司廳壁皆書說苑六

高麗史卷九十五

5 11 市



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  
宜更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飭勵從之俄授  
刑部尚書中樞使靖宗朝除尚書左僕射叅  
知政事判西北路兵馬事王命冲行邊境拓  
定城池賜衣遣之冲置寧遠平虜等鎮及諸  
堡十四還陞內史侍郎平章事加守司徒修  
國史上柱國尋遷門下侍郎平章事文宗即  
位拜門下侍中命考定律令書算加守太保  
四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推忠贊

道功臣號冲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去歲西  
北州鎮禾穀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  
徵糶請修繕城池外凡工役悉令禁斷從之  
又奏東女真酋長盪漢等八十六人累犯邊  
境今勒留京館有日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  
刑法懲不可以仁義教勒留旣久首丘之情  
必深忿怨且供費甚多請皆放還從之明年  
爲式目都監使與內史侍郎王寵之等奏及  
第李申錫不錄氏族不宜登朝門下侍郎金



元冲判御史臺事金廷俊奏氏族不錄乃其  
祖父之失非申錫之罪况積功翰墨捷第簾  
前身無痕咎合列簪紳制曰冲等所奏固是  
常典然立賢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元冲等奏  
七年冲以年滿七旬乞退制曰侍中崔冲累  
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  
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復加推忠贊道協  
謀同德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  
門下侍中上柱國致仕尋加內史令仍令致

仕冲聞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辭  
曰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力耗齒衰敢乞骸  
骨坐尸優俸已荷殊私今又蒙特下明綸將  
降使於雲霄俾及榮於閭里循涯揆分情所  
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  
恩不允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金元鼎同知中  
樞院事王懋崇就第賜詔曰卿儒宮圭臬神  
化丹青事累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而  
調鼎功績紀常雖在退閑未忘舊德更進黃



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今致仕  
告身一道并賜衣帶銀器綵段布貨鞍馬等  
物官誥曰良臣惟聖姚皇舉以八元得士者  
昌姬室延其四子或授之以相位或委之以  
宰衡採忠懿之謀丹青帝化賴挾維之智黼  
黻宸謀臻於變之期開無疆之祚誰肩往詰  
朕得伊人惟卿順墨存誠該明稟性唐雄首  
於聖警禰鶚立於天庭萬文金山梁代誰踰  
於朱异一枝丹桂晉臣僉仰於邳詵語多能

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自顯應  
芝詔擢入槐司軒夢開祥允協吹塵之契周  
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謠臺閣規模衆推如晦  
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藹馳咸有之稱總正惟  
幾之務邇者年非耄矣齒未鬮然早辟當軸  
之權歸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  
遊陶弘景之山中常諮大事昔動爲民槩今  
坐作也師不陞極摯之資奚表難名之德遂  
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翹榮於戲量能授職



高麗史卷九十五  
者君親之常寵獎朕茲無吝論道經邦者宰  
相之務彌綸汝所克勤茂宣翼亮之猷用致  
肱康之運俾齊休於姚皇姬室不專美於四  
子八元後改內史門下省爲中書門下省以  
冲爲中書令致仕冲雖居家軍國大事悉就  
咨焉累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  
定康濟功臣號二十二年卒王遣大醫監李  
益下詔弔其子惟善等曰卿父人中威鳳朝  
右元龜抱變齊至魯之文章夙登大輔振咀

業吞磨之謀畫歷贊昌辰懿厥績庸光于編  
冊迨其蟬璫遺慶附諸冠子冕孫鳩杖退閑  
樂乃琴墳笙典卧扶宸極蔚爲干木之偃藩  
坐真夢楹忽感宣尼之摧棟顧百身而難贖  
傾萬乘以荐悲卿等橫遘家艱尤深宅恤宜  
勉孝追之禮莫興過毀之哀顯宗以後干戈  
纒息未遑文教冲収召後進教誨不倦學位  
全集填溢街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  
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



公徒凡應舉子弟必先隸徒中學焉每歲暑  
月借歸法寺僧房爲夏課擇徒中及第學優  
未官者爲教導授以九經三史閒或先進來  
過刻燭賦詩勝其次第唱名以入設小酌重  
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相與  
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觀者莫不嘉  
歎及卒謚文憲後凡赴舉者亦皆隸名九齋  
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  
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匡憲公

徒叅政盧旦南山徒祭酒金尚賓西園徒僕  
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慎公徒平  
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貞敬公徒平章  
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文正徐  
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知爲何人世稱十二  
徒冲徒爲最盛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冲始時  
謂海東孔子宣宗三年配享靖宗廟庭子惟  
善惟吉惟吉官至尚書令子思諷自有傳冲  
子孫以文行登宰輔者數十人



惟善顯宗朝擢乙科第一授七品入翰林院  
文宗時累遷知中樞院事王命創興王寺于  
德水縣移縣于楊川惟善諫曰昔唐太宗神  
聖英武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不許度人爲  
僧創立寺觀以遵高祖之志史傳美之我大  
祖神聖王訓要曰國師道誥察國內山川順  
逆凡可以創造寺院之地無不營建後世嗣  
王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虧  
損地德今陛下承祖宗積累之基昇平日久

固宜節用愛人持盈守成以傳後嗣柰何罄  
民財竭民力供不急之費以危邦本耶王優  
荅之異日入侍閑燕王從容慰獎曰諫諍是  
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吏部尚書事  
侍御史盧旦奏事不稱旨王怒謂左右曰此  
非忠蹇之臣命曳出脫公欄縛之惟善奏人  
臣有犯當付憲司王意解惟善後爲中書令  
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



一日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  
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  
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王以重九宴松嶽  
亭命詞臣賦詩覽惟善詩稱獎不已賜尚乘  
馬尋判尚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  
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上柱國進  
門下侍中二十九年卒謚文和惟善繼世儒  
宗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宣宗  
朝配享文宗廟庭子思齊登文宗八年科官

至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修國史判吏部事上柱國卒謚良平子淪  
淪登第事睿宗時國家閑暇王尚詞賦好遊  
宴嘗宴西京大同江與侍臣唱和淪亦以知  
制誥從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  
相奏詩人多輕薄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  
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咨  
諏政理安有事童子雕篆數與輕薄詞臣吟  
風嘯月以喪天衷之淳正耶王優納之有一



一日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  
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  
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王以重九宴松嶽  
亭命詞臣賦詩覽惟善詩稱獎不已賜尚乘  
馬尋判尚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  
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上柱國進  
門下侍中二十九年卒謚文和惟善繼世儒  
宗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宣宗  
朝配享文宗廟庭子思齊登文宗八年科官

至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修國史判吏部事上柱國卒謚良平子淪  
淪登第事睿宗時國家閑暇王尚詞賦好遊  
宴嘗宴西京大同江與侍臣唱和淪亦以知  
制誥從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  
相奏詩人多輕薄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  
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咨  
諏政理安有事童子雕篆數與輕薄詞臣吟  
風嘯月以喪天衷之淳正耶王優納之有一



詞臣乘隙曰淪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  
淪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左遷春州府使和  
人詩云吾家世受聖朝恩欲繼忠清不墜門  
但把螢輝增聖日敢將蠹測議詞源自慚風  
月無功業迴望雲霄已夢魂駭汗未收還感  
淚謫來猶得駕朱轡王聞之召還後官至禮  
部尚書翰林學士

允儀冲玄孫初名天祐登第官至門下侍郎  
平章事判吏部事毅宗十六年卒年六十一

生長閩閩揚歷華要論事明白慷慨典銓選  
注擬平允任用賢才又能文章再掌貢與時  
稱得人嘗奉詔撰古今詳定禮五十卷行于  
世配享毅宗廟庭

李子淵

資諒  
資德

資仁

奕蕤  
公壽

資玄  
之氏

類  
光緒

李子淵仁州人其先新羅大官奉使入唐天  
子嘉之賜姓李子孫徙居邵城縣即仁州也  
有李許謙者封邵城伯生尚書右僕射翰翰



生子淵子祥子祥贈尚書右僕射子淵擢魁  
科靖宗初補給事中累轉中樞院副使文宗  
朝授吏部尚書叅知政事陞內史侍郎平章  
事王納其女爲妃加守太尉妻樂浪郡君金  
氏爲大夫人授子顥軍器主簿顥顯並九品  
職後加門下侍郎平章事守太傅封金氏雜  
林國大夫夫人賜衣襪進門下侍中判尚書吏  
部事奏曰天地災祥每與刑政得失相應賞  
罰不可不慎臣伏見吏刑部務要辦理而日

陵月替稽留未決者多若令兩部負察精覈  
事理考官吏勤怠而黜陟之則合聖上勤政  
恤刑之意庶冤抑可銷而休祥可致也從之  
又奏近因創造興王寺移德水縣於楊川百  
姓營葺廬舍未遑寧處男負女提道路相繼  
貧者有填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請蠲德  
水縣民一歲賦役使得蘇息制詩蠲二歲王  
以子淵功高任重又賜衣襪銀器鞍馬穀帛  
爲式目都監使奏曰製述業療師厚十舉不



中例依甲午赦詔當脫麻然師厚儒林郎堂引上貴之曾孫堂引是驅史官伏見戊子年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驅史門僕子孫工製述明經律書筭醫卜地理學業或兵陣之下成大功者許陞朝行只是丙申年制上項人子孫得蒙恩入仕者依祖父仕路量授今師厚不宜脫麻叅知政事金顯等五人奏曰師厚曾祖上貴職雖堂引得兼儒林郎父序應舉十度亦得脫麻入仕師厚十載螢雪

之功不可不念伏望亦許脫麻王從子淵等議後賜推誠佐世保社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慶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謚章和配享文宗廟庭子顯贈慶源伯顯門下侍中卒謚貞憲顯顯皆宰相三女皆配文宗長仁睿太后次仁敬賢妃次仁節賢妃顯子資謙資諒資謙自有傳顯子資仁資義資義自有傳曾孫奕蕤顯子資玄資德子祥子預顯資諒初名



中例依甲午赦詔當脫麻然師厚儒林郎堂引上貴之曾孫堂引是驅史官伏見戊子年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驅史門僕子孫工製述明經律書算醫卜地理學業或兵陣之下成大功者許陞朝行只是丙申年制上項人子孫得蒙恩入仕者依祖父仕路量授今師厚不宜脫麻叅知政事全顯等五人奏曰師厚曾祖上貴職雖堂引得兼儒林郎父序應舉十度亦得脫麻入仕師厚十載螢雪

九六議後

之功不可不念伏望亦許脫麻王從子淵等議後賜推誠佐世保社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慶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謚章和配享文宗廟庭子顯贈慶源伯顯門下侍中卒謚貞憲顯顯皆宰相三女皆配文宗長仁睿太后次仁敬賢妃次仁節賢妃顯子資謙資諒資謙自有傳顯子資仁資義資義自有傳曾孫奕蕤顯子資玄資德子祥子預顯資諒初名



資訓以外戚補左右衛錄事叅軍事睿宗朝  
從尹瓘征女真有功授監察御史累遷刑部  
侍郎樞密院知奏事奉使如宋徽宗御睿謀  
殿召一行人賜宴作詩示之命和之資諒即  
製進云鹿鳴嘉會宴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  
天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宣橘袖中香黃河再  
報千年瑞綠醕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叅盛  
際願歌天保永無忘徽宗大加稱賞將還密  
諭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可招諭

數人偕來資諒奏曰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  
最貪醜不可通上國宋幸臣聞之曰女真地  
多產珍奇高麗素與互市不欲分利於我故  
沮之陛下於高麗愛之如子今負德如此可  
遣一介之使招女真不必借高麗竟交通致  
靖康之禍後轉樞密院副使太子賓客仁宗  
即位拜刑部尚書樞密院使病革進守司空  
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資諒好讀書  
常討孫吳兵法以功名自喜娶資仁女生二



女無子

資仁文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文順相繼薨  
宣宗即位遣資仁如遼告喪遼主不許入京  
館詰曰二君連逝必有其故宜奏以實資仁  
曰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  
他故願留臣等遣使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  
服重罪語甚切直遼主出城外氈殿引見慰  
諭後拜兵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王以八關  
會幸神衆院雨雪侍宗群臣皆霑服及夕將

還天霽月明駐輦昌德門外命宗親奉觴爲  
壽資仁與左諫議金上琦補闕魏繼廷等諫  
止之改尚書左丞陞殿中監中樞院副使卒  
矣蕤初名應誼少登第累遷直門下省獻議  
多稱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謚貞簡生  
長闕闕不以富貴驕人人多重之故得免鄭  
仲夫之亂至晚年嬖賤妾不能理家身沒未  
幾諸姪孫輩爭財相訟時論少之  
資玄字真精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爲大樂

別



女無子

資仁文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文順相繼薨宣宗即位遣資仁如遼告喪遼主不許入京館詰曰二君連逝必有其故宜奏以實資仁曰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願留臣等遣使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遼主出城外氈殿引見慰諭後拜兵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王以八關會幸神衆院雨雪侍宗群臣皆霑服及夕將

還天霽月明駐輦昌德門外命宗親奉觴爲壽資仁與左諫議金上琦補闕魏繼廷等諫止之改尚書左丞陞殿中監中樞院副使卒奕蕤初名應誼少登第累遷直門下省獻議多稱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謚貞簡生長闕闕不以富貴驕人人多重之故得免鄭仲夫之亂至晚年嬖賤妾不能理家身沒未幾諸姪孫輩爭財相訟時論少之資玄字真精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爲大樂



署丞忽棄官入春州清平山葺文殊院居之  
疏食布衣以禪道自樂睿宗遣內臣賜茶香  
金帛累詔徵之資玄曰臣始出都門誓不復  
踐京華不敢奉詔遂上表曰以鳥養鳥庶無  
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覽之  
知不可致幸南京遣其弟尚書資德諭赴行  
在作詩手書賜之資玄赴召王曰朕慕此老  
道德久矣不宜以臣禮見令上殿拜賜坐從  
容與語命留三角山清涼寺再見問養性之

要對曰莫善於寡欲遂進心要一篇王歎賞  
待遇甚厚既而固請還山乃賜茶湯道服以  
寵其行仁宗即位亦傾嚮之有疾遣內醫診  
視賜茶藥卒年六十五性吝多畜財貨舉物  
積穀一方厭苦之賜謚真樂資德字觀止恭  
謹孝友喜讀書又好佛蔭補京市署丞進累  
中書侍郎平章事資謙敗坐貶黃州使後復  
拜平章事卒年六十八輟朝一日謚莊懿  
預文宗朝登第官累尚書工部員外郎宣宗



時歷禮部侍郎翰林學士知中樞院事兵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獻宗初拜政堂文學刑  
部尚書初宣宗爲國原公娶預女是爲貞信  
賢妃生延和宮主睿宗立納延和爲妃預嘗  
以李資義之黨罷免至是以妃故召見舍元  
殿賜酒食衣服鞍馬授檢校太尉刑部尚書  
政堂文學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卒子公壽  
公壽字元老舊名壽少時外祖侍中崔惟善  
撫其頂曰此兒當爲大器及長力學登科直

別

翰林院遷左拾遺轉西京留守判官睿宗幸  
西京公壽供頓不擾民王嘉之駕還命扈從  
辭曰故事旋駕惟知留一人扈行安可要異  
恩以撓常典王從之秩滿拜禮部員外郎轉  
兵部侍郎王委以選軍卒凡十四年以稱職  
聞累遷工部尚書一時輦流多踐宰府人或  
以爲晚公壽處之恬然仁宗即位擢檢校司  
徒守司空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李  
資謙作亂公壽據義鎮定賜推忠衛社同德



功臣號拜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上柱國  
公壽素患風痺乞退表四上優詔許之卒輟  
朝一日謚文忠天資宏厚勤儉然吝嗇好佛  
子之氏

之氏字子固好讀書屬辭如宿構擢魁科直  
翰林院仁宗初授右正言時論公正忤時宰  
改殿中內給事出按西海道時資謙當國嗜  
利者爭附之氏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午州  
郡爭取財賄之氏痛禁資謙惡之除平州使

資謙敗召還累遷爲起居注妙清白壽翰結  
近侍以妖術惑衆之氏獨深斥之曰此輩必  
誤國王幸西京鄭知常金安與妙清誣言大  
同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順天  
心稱尊號以厭金國王以問之氏對曰金強  
敵不可輕也况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  
聽一兩人言以決大議王從之拜中書舍人  
西京叛父不下之氏與左常侍李仲上疏曰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是誰之過西賊之



謀父矣一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而  
張之致今日之患請賜明斷誅其黨與蓋指  
文公仁林景清輩也公仁景清由是罷陞御  
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歷禮部尚書政堂文  
學守司空左僕射進叅知政事二十三年卒  
年五十四王遣使弔祭贈中書侍郎平章事  
謚文正之氏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事業  
爲一時傑但吝嗇父沒不分弟妹財產其家  
奴肆橫或至盜劫不檢制爲時所譏

顏登第直翰林院事文順宣獻肅睿六朝累  
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禮部翰林院  
事修國史上柱國年六十九卒輟朝三日謚  
文良顏恬靜寡欲俸祿之外不營產業酷信  
浮屠遍覽諸經章疏尤喜金剛經自號金剛  
居士孫光縉

光縉初名元休蔭補良醞丞揚歷中外遂躋  
樞府鄭仲夫之亂以溫謹獲全明宗初叅知



政事加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權執銓衡未  
幾乞骸卒謚貞懿子惟仁惟誼惟直惟諒惟  
卿惟溫

朴寅亮

景仁

景伯

景山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或云平州人文宗朝  
登第多所敷歷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設船  
橋越東岸置保州城顯宗以來屢請罷不聽  
二十九年遣使請之寅亮修陳情表曰普天  
之下旣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

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弊邑回長  
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主覽之寢其事累遷  
右副承宣轉禮部侍郎三十四年與戶部尚  
書柳洪奉使如宋至浙江遇颶風幾覆舟及  
至宋計所貢方物失亡殆半帝勅王勿問王  
乃釋洪等有金覲者亦在是行宋人見寅亮  
及覲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嘆不置至刊二  
人詩文號小華集歷翰林學士承旨同知中  
樞院事肅宗元年以右僕射叅知政事卒謚



文烈寅亮文詞雅麗南北朝告奏表狀皆出其手嘗撰古今錄十卷藏秘府子景仁景伯

景山

景仁初名景綽字令裕少力學登科累遷左拾遺言論勁直無所依違時議重之睿宗朝授中書舍人以兵馬副使從尹瓘征女真墜馬傷脛留定州聞瓘將築九城寄書曰武功已成國威已振宜戢師旅以圖萬全更深入賊地列置城池今雖已成後恐難守瓘不能

用卒如其言王欲遣使如宋景仁時以殿中監直門下上疏諫止言甚剴切王不得已從之然以忤旨除國子祭酒後爲西北面兵馬使陞辭王賜名景仁仍賜茶藥歷吏戶禮刑四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判三司事以老病屢乞退加檢校太子太保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修國史致仕卒年六十七謚章簡子孝廉孝先景伯宣宗朝擢魁科官至尚書景山睿宗朝擢第二名仕至大卿以三子



登科例賜母大倉米歲三十碩

黃周亮

黃周亮登第顯宗朝累轉侍御史歷拾遺中丞進累中樞院副使德宗朝拜政堂文學判翰林院事靖宗朝歷吏戶禮三部尚書叅知政事威雞州女真仇屯高刀化二人與其都領將軍開老爭財乘其醉歐殺之事下輔臣議侍中徐訥等六人議曰女真雖是異類然既歸化名載版籍與編氓同固當遵率邦憲

今歐殺其長罪不可原請論如法周亮等十人議曰此輩雖歸化爲我藩籬然人面獸心不慣風教不可加刑且律文云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况其隣里老長已依本俗法出犯人二家財物輸開老家以贖其罪何更論斷王從周亮等議進門下侍郎平章事九年加推忠盡節文德匡國功臣特進守太保兼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上柱國卒謚景文初契丹兵陷京城燒宮闕書



籍盡爲煨燼周亮奉詔訪問採掇撰集太祖至穆宗七代事跡共三十六卷以進配享靖宗廟庭宣宗贈開府儀同三司

### 柳仲

柳仲初名仁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少登第以清謹名由起居舍人出牧清州民畏而敬之國家欲移都南京宰相及庶僚皆以爲可仲與左散騎常侍庾祿崇獨言其不可凡論國事悉主忠義時論多之事文順宣憲肅

五朝官至尚書右僕射政堂文學卒贈叅知政事謚忠慎

### 王寵之

王寵之顯宗朝登第累遷起居舍人靖宗朝爲右承宣給事中與都兵馬副使朴成傑等奏東路靜邊鎮蕃賊窺覲之處百姓不得安居請俟農隙築設城池從之轉知奏事禮賓卿十年與東北路兵馬使叅知政事金令器城長定二州及元興鎮文宗初以中樞使爲



西北面中軍使兼行營兵馬使加守司空上  
柱國未幾以吏部尚書爲都兵馬使奏傳曰  
安不忘危又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備故  
國家每當仲秋會東西班負吏於郊外教習  
射御而况諸衛軍士國之爪牙宜於農隙教  
以金鼓旌旗坐作之節又軍馬皆不練習請  
先選前鋒馬兵每一隊給馬甲十副俾習馳  
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教閱從之尋  
拜內史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兵

馬使不允開城監牧直李啓以事私遣旗頭  
李仁驅史加達捕府軍金祚祚投河死尚書  
刑部奏啓罪應律畏懼致死宜以闔殺論准  
今制旨杖脊配有人島仁及加達以從流三  
千里李子淵議亦與刑部同寵之等以爲畏  
懼致死者謂如臨水履嶮因恐迫致死也今  
祚自溺與此不同當以仁爲首減絞罪半加  
達爲從啓以事理重論制曰以畏懼致死論  
啓恐非正條可除名收田餘依所奏進守太



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陞門下  
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二十一年以中書令致  
仕卒輟朝三日謚景肅後追念其賢下詔褒  
美贈守太師中書令配享文宗廟庭

魏繼廷

魏繼廷史失其世系文宗朝登第以文章名  
累遷左補闕知制誥宣宗朝爲御史中丞王  
嬖妾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萬春誑惑立意  
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毀之不報又爲樞密

承宣王以燈夕置宴酒酣命繼廷起舞辭曰  
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得強乃止肅宗時歷  
吏禮二部尚書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睿宗  
初爲門下侍中上表乞退不允再乞退又不  
允命左承宣柳仁著至私第宣諭繼廷固稱  
疾上表乞退又手詔不允曰卿貪邪所忌忠  
亮不回先考尚賢早授洪鈞之任寡人受命  
以爲同德之臣自春已來稱疾求免雖嘉止



足之義未符倚注之心知予至誠無或遜避  
前已曲諭夫復何言遂命內人韓皦如敦諭  
尋加守太保繼廷入省視事御史奏繼廷寢  
疾彌年不能視事數請告上待益厚賜假二  
百日假已盡乃復遷延累旬然後扶起入省  
非大臣意請罷之不許二年復三上表乞退  
詔曰卿清規重德鎮服百寮直節令名聳動  
群聽文祖擢爲詞臣英考命作首相惟予冲  
人方賴耆哲之輔乃稱有疾遽辭機務之煩

再下書詔朕已諭於至懷七上封章卿不移  
於確志重違勤請許遂便安宜加調攝速副  
登庸尋遣中使慰諭賜茶藥二銀合又上表  
辭祿詔曰卿夙積股肱之勤偶嬰腠理之疹  
朕以謂身若不安疾難速愈雖深惜去之意  
勉從告退之誠何復奏於章牘請不支於祿  
錢乞骸之後賜廩有常當體眷懷無煩固遜  
再上表辭祿又詔曰卿博學攻文詞林宗匠  
匪躬直節爲世名臣因疾解官甚惜其去又



從而辭祿非朕所以優賢敬老之意今三司  
給二分祿未幾卒謚忠烈繼廷清儉塞直嘗  
副李資義奉使如宋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  
無所求至登兩府不改素節又不徇俗好佛  
國人想望大用及爲相已老病且知勢之不  
可爲循默無所建明仁宗詔曰魏繼廷嘗受  
肅宗遺命左右先君清儉正直終始一節宜  
今配享睿宗廟庭

邵台輔

王國髦

高義和

邵台輔史失世系文宗末授戶部侍郎宣宗  
時官累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刑  
兵部事奏北路邊城將士多自山南州縣充  
入故丁田在遠貲產貧乏脫有兵事並爲先  
鋒請自今今入遼使臣揀壯健者爲廉從因  
使偵察疆域事勢且有互市之利人必競勸  
制從之獻宗初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  
李資義謀亂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衛令壯  
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以功權判吏部事

揀  
揀



高麗史卷九十五  
轉特進守司徒判吏部事肅宗受禪擢拜守  
太尉門下侍中賜金銀器衣襪錦罽綾羅布  
帛鞍馬及樂部花酒宴于其第台輔嘗奏國  
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爲民弊且中朝之法難  
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八年年七十上表  
乞退不允遣尚書兵部郎中許慶賜几杖制  
曰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蓋以圖任舊人諮諏大政也卿吏幹秀  
而飾以儒雅兵機深而兼撻刑名加以中和

理其身方正率其道真所謂王佐之才也文  
考用卿爲腹心宣宗任卿爲宰輔朕在宗邸  
熟聞卿名受禪以來惟卿是賴凡所施設必  
資訪問擢置上宰以授大柄何遽引年而告  
老乎昔太公望七十而遇文王今卿年纔至  
此而再三求退朕所不喜也况卿精神氣力  
強健不衰宜在廊廟論經變理是用稽諸古  
典特示殊恩尋守太傅判戶部西京留守事  
加門下侍中致仕明年加守太師賜協謀功



臣號卒謚忠謙配享肅宗廟庭國髦宣宗時直門下省獻宗即位權尚書兵部事議者以爲王室微弱權歸武將政將柰何旣誅資義以功權判兵部事陞右僕射叅知政事判兵部事柱國尋判都兵馬事病不視事而威振朝廷肅宗初加守司徒卒子幼妻弟王字之服喪王弔慰贈謚景烈國髦惟事弓劍教書有資兼文武之語時議譏之配享肅宗廟庭義和全州高山縣人性沉鷖有膂力應選爲

軍補隊正斬資義以功陞散騎進累上將軍睿宗朝拜兵部尚書加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判兵部事十二年上書言臣年六十九戶籍誤減二年且臣病不能從事請致仕從之賜衛杜功臣號十四年卒

文正

文正長淵縣人文宗初登第累遷兵部侍郎左諫議大夫歷刑部尚書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東蕃作亂正爲判行營兵馬事



與兵馬使崔頊廉漢兵馬副使李顥將步騎  
三萬出屯定州夜分道直趣賊巢穴遲明乃  
至鼓譟震地賊大懼遂麾兵奮擊斬三百九  
十二級擒渠帥三十九人獲牛馬百餘委棄  
器械填積攻破廬落凡十餘所晡後凱還奏  
捷王喜遣左司貧外郎裴緯勅曰近緣邊事  
未息宵旰軫慮今省所奏婉畫降戎掃除民  
害使朕無東顧之憂惟乃之功特賜正銀合  
一副重一百兩爽漢顥銀合各一副重各五

十兩並盛丁香尋賜正推忠贊化蕩寇靜塞  
功臣號加特進檢校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  
判尚書禮刑部事兼太子太傅上柱國長淵  
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正奏  
曰今時兩旣洽農務方殷願上體天養民罷  
興王寺土木之役及十二所監倉巡察使以  
除民弊從之進士魯隼其父娶大功親而生  
者崔爽爲吏部尚書請依律禁錮不敘王曰  
選用人才當不拘常局可與諸進士並授官



秩以通朝籍正等曰家齊然後國治隼父不正婚禮瀆亂人倫然方今崇尚儒術用士是急宜降授階職從之宣宗十年以守太尉門下侍中致仕卒謚貞獻配享宣宗廟庭

鄭文

鄭文字懿德草溪縣人父倍傑擢魁科官至禮部尚書中樞使以儒術相文宗卒贈弘文廣學推誠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大尉門下侍中上柱國光儒侯倍傑妻崔氏賢而

無子養其族女及笄勸倍傑以爲妻未幾倍傑死遺腹生文年甫十五六嶷然若老成赴國子監試作君爲民天賦曰物如憔悴我則施雨露之恩俗者頑兇我則布雷霆之怒文宗聞之屢加稱歎登第拜秘書郎時宣宗爲國原公文爲其府錄事及即位擢直翰林院兼四門助教尋轉右拾遺臺諫駁奏文外祖系出處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殿中內給事知制誥出知開城府事入爲刑部貲外郎



蕭宗十年拜刑部尚書政堂文學兼太子賓  
客加檢校司空禮部尚書在公暴疾昇歸其  
第王遣內醫診視尋卒王震悼贈特進左僕  
射叅知政事謚貞簡官庀葬事文爲人恭儉  
朴訥不事生產居室僅庇風雨莅官謹慎典  
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嘗扈駕西京  
請立箕子祠奉使入宋所賜金帛分與從者  
餘悉買書籍以歸宋人多之子福公福卿福  
儒

金元鼎

金元鼎德宗朝官累監察御史靖宗時除右  
司郎中東北路兵馬使金令器藜長定二州  
元興鎮城元鼎等率兵出屯要路以備之遇  
賊戰有功令器還奏請加褒賞從之文宗朝  
歷御史大夫中樞院使尚書左僕射叅知政  
事時兵部請遣兵東西兩界以備邊元鼎奏  
曰近因送迎北朝封冊使士卒已疲又赴興  
王寺役不得休息資糧殆乏乞依封冊軍例



賜物以遣乃命侍御史秦仲依所奏行之進  
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庾仲卿工部  
尚書逵之子也制降等授蔭職式目都監使  
侍中李子淵等十一人駁曰仲卿舅平章李  
龔奸兄少卿蒙女生仲卿母仲卿不宜齒朝  
列元鼎等四人議曰此乃李龔之罪非仲卿  
父子所犯且功臣黔弼之裔不宜塞仕途請  
依前制降授蔭職王從元鼎等議加守司徒  
尋陞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

兼太子太保嘗遙領西京奏事忤旨出爲西  
京留守使未幾召還十七年進守太尉門下  
侍中卒後三司奏元鼎卒已四年猶闕賻贈  
謹按工部尚書鄭層之喪既經六祥制責有  
司稽緩即加追贈請從前制賻贈從之賜穀  
一百三十石

孫冠

孫冠字知足安峽縣人性行清純樸古幼好  
學以文學名文宗朝擢第累遷左補闕自是



賜物以遣乃命侍御史秦仲依所奏行之進  
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庾仲卿工部  
尚書逵之子也制降等授蔭職式目都監使  
侍中李子淵等十一人駁曰仲卿舅平章李  
龔奸兄少卿蒙女生仲卿母仲卿不宜齒朝  
列元鼎等四人議曰此乃李龔之罪非仲卿  
父子所犯且功臣黔弼之裔不宜塞仕途請  
依前制降授蔭職王從元鼎等議加守司徒  
尋陞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

工部

兼太子太保嘗遙領西京奏事忤旨出爲西  
京留守使未幾召還十七年進守太尉門下  
侍中卒後三司奏元鼎卒已四年猶闕賻贈  
謹按工部尚書鄭層之喪既經六祥制責有  
司稽緩即加追贈請從前制賻贈從之賜穀  
一百三十石

孫冠

孫冠字知足安峽縣人性行清純樸古幼好  
學以文學名文宗朝擢第累遷左補闕自是



揚歷清要宣宗時爲右諫議與門下侍郎金良鑑掌試取進士李景泌等景泌程文不合格時議譏其主司不明獻宗時歷知中樞院事尚書右僕射叅知政事判戶部事致仕睿宗四年卒年八十六謚章簡

崔思諒

崔思諒字益甫海州人年十八登第文宗朝累遷至工部侍郎宣宗時歷中樞院使叅知政事檢校太子太師修國史進左僕射叅知

政事因疾乞退制以致仕例給半俸有司駁奏人臣年七十致仕者給半祿所以養國老也未聞病廢而家食者王曰思諒累代元臣文章器識有異常倫豈拘恒例竟不從九年卒思諒儀表端雅沉静寡言秉國鈞主文柄名重一時王聞訃甚賜子洙等弔書官庀葬事謚康敬

金先錫

金先錫廉毅有吏才文宗時除戶部郎中獻



宗朝累授知樞密院事肅宗初拜左僕射判  
戶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年至七十乃三  
上表請老許之時人譏其顧應爵位卒謚忠  
簡

任懿

元厚

溥

克忠

克正

任懿定安縣人少力學登第宣宗在藩邸聞  
其名奏為典籤及即位累遷右承宣肅宗初  
立內人挾宿憾屢譖之王雅知其純正無他  
讒言卒不行遷諫議大夫宋哲宗崩懿與侍

郎白可臣奉使弔慰一行人皆黷貨利懿獨  
廉謹宋人稱之費帝所賜神醫普救方來王  
曰此方濟世要術其費來使副僚佐宜並加  
爵賞未幾拜御史大夫歷禮兵吏部尚書左  
僕射參知政事睿宗初進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尋判尚書刑部事後以中書侍郎平章  
事權判東北面兵馬事兼行營兵馬使右諫  
議大夫金綠副之懿等辭王御重光殿親授  
鈇鉞賜鞍馬衣服彩段遣近臣餞于郊及還



引見重光殿時崔弘正等已收入九城軍民  
兵仗懿等行緩疆場之事一無措置徒煩傳  
騎時人譏之後加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仍令致仕賜佐理功臣  
號十二年卒年七十七謚貞敬仁宗贈中書  
令子元厚元濬元濬平章事

元厚初名元訖登第仁宗初累遷殿中內給  
事出守陝州移開城府俱有政績王納元厚  
女爲妃遂授禮賓少卿御史雜端擢叅知

政事改同知樞密院事妙清白壽翰以邪說  
惑衆元厚上書請誅之以絕禍萌不報復爲  
叅知政事判工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西  
京叛詔以元厚及金富軾爲中軍帥尋命元  
厚留衛都城後賜同德佐理功臣號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傅尋判兵部事改門下侍郎  
平章事表讓崔濬不報未幾判吏部事銓注  
甚公人稱之曰山濤幾以加矣加守太保判  
西京留守事懿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封定安



侯今朝會上殿行禮諫官論駁遂加宣忠安  
社佐理同德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  
守太尉上柱國定安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六百戶開府曰壽寧置僚屬十年卒年六十  
八元厚器宇宏深風彩嚴重博通經史爲宰  
相勤儉清白享富貴十餘年妙清妖說宰執  
皆傾信元厚獨擯之不從人服其明子克忠  
克正傳濡沅克忠擢第累官至中書侍郎平  
章事風姿魁偉有器識克正以戶部尚書辭

連鄭敘貶梁州防禦使移忠州牧使卒

溥幼穎悟善屬文元厚卒懿宗抑外戚待太  
后甚薄故年二十猶未補官明宗立授禮賓  
注簿遷閣門祗候乞免職應舉遂擢乙科第  
累遷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姿  
儀醞藉尤愛山水之遊世目爲神仙中人  
濡初名克仁明宗時登第官累叅知政事神  
宗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守太傅門下侍  
郎平章事康宗元年卒年六十四謚良淑性



恬淡慈和不以家世勢位驕人雖臧獲賤隸未嘗詬罵歷事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闈文闈所舉皆當世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承旦其尤者也晚年奉佛彌篤金書大藏經幾半識者譏之配享熙宗廟庭子景肅景謙孝順景恂景肅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景謙同知樞密事翰林學士承旨孝順樞密副使景恂判司宰

事景謙子翊

翊登第忠烈朝累遷大司成以明習禮度改判閣門事進密直副使同修國史官至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卒翊博聞強記諳鍊典故有質疑者辨之如響嘗奉教撰璿源錄又撰元世祖事跡沆幼能文姿朗秀可愛不以富貴驕人登第仕至禮部侍郎嘗奉使如金主客侍郎李陽名人也愛沆風誼待甚款



金漢忠

金漢忠新羅大輔闕智之後高祖庾廉從敬  
順王歸太祖爲功臣漢忠少雄偉力學登第  
宣宗朝官累閣門引進使上輕車都尉出守  
安西都護府爲政不苛民慕之獻宗初除刑  
部侍郎肅宗封太子以漢忠兼左庶子累授  
禮部尚書宋使來漢忠航海迎候宋使卒遇  
颶風船幾敗賴漢忠拯救得全活睿宗初拜  
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尹瓘之伐女真也

漢忠爲中軍兵馬使力戰有功又爲行營兵  
馬使瓘等命諸軍撤內城材瓦以築九城徙  
南界民實之漢忠執不可曰如外城未畢而  
卒有緩急內無完城民將何保元帥雖有命  
吾不敢從後果如其言遷判工部事轉樞密  
院使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八遺命  
薄葬謚元平漢忠妻文宗婢妾之女也以故  
雖至達官不得入臺省子景初景元景若



高麗史卷八十五 三十一

列傳卷第八

列傳卷第九

高麗史九十六

別有

見出  
以下  
三下  
四下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崔思諷

崔思諷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  
冲之孫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五以思  
諷名家子博學多聞召入內侍省與語對稱  
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事  
出為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

高麗史卷九十六

三十一例前



高麗史卷八十五 三十一

列傳卷第八

列傳卷第九

高麗史九十六

別有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崔思諷

崔思諷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  
冲之孫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五以思  
諷名家子博學多聞召入內侍省與語對稱  
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事  
出為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

思諷前 5 116

高麗史卷九十六



高麗史卷十九  
思諷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計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大平日久不修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王嘉其擯接之能手詔褒之令從駕尋除御史大夫改同知中樞院使左散騎常侍獻宗時拜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肅宗初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守太尉判吏部事大將軍高文蓋張洪占李弓濟將軍金子珍等潛圖不軌思諷按治其罪悉流之南裔以功拜門下侍中

賜輔正功臣號九年守太保以老三上表乞骸骨魏繼廷曰崔公在官吾輩仰如山斗軍國大事一聽其議今若告老奈國政何時王曲宴壽春宮召思諷赴宴思諷起爲壽王親酌酬之執其手曰卿若固退誰與共政朕優賢重老不忍從也對曰七十致仕禮也臣已老耄無益於國願遂歸志王許之睿宗朝加守太師中書令致仕賜詔書制牒茶藥衣帛鞍馬以示優恩王嘗賜龍鳳茶思諷進謝詩



王和賜之王納思諛壻李資謙之女生木子  
冊爲王妃以恩加推誠奉國功臣大寧郡開  
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  
思諛入見王賜宴命不拜待以家人禮思諛  
奏曰臣年八十無復有望願上享國萬年永  
保三韓言出至誠王感涕召思諛子壻兒孫  
賜花酒扶出還家未幾卒王以燃燈御重光  
殿觀樂聞思諛卒震悼罷宴輟朝三日賜賻  
優厚令百官會葬謚忠景思諛勤謹公廉不

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爲相  
論議務存大体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  
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  
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衰配享肅宗廟庭子  
源溱源累官尚書右僕射溱門下侍郎平章  
事資謙及文公美柳仁著皆其女壻門閥之  
盛一時無比

金仁存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緣新羅宗室角干周元



之後父上琦登第官至侍郎平章事謚文貞  
配享宣宗廟庭仁存性明敏少登科直翰林  
院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久  
在近密懇求外補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爲開  
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人知制誥遷起居郎  
言事忤旨左授兵部員外郎遼使學士孟初  
至仁存爲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嘗一日  
並轡出郊雪始霽茫然無所見唯馬蹄觸地  
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

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  
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轉吏  
部郎中兼東宮侍講學士時睿宗在東宮講  
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肅宗薨  
仁存告哀于遼自東京抵京師所經州府皆  
設宴張樂仁存曰臣來時本國君臣皆服衰  
哭泣今來上國雖感恩榮臣子之情不忍聞  
樂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除吉  
服舞蹈孟初至幕曰殿庭服色宜從吉但除



舞蹈可矣還拜禮部侍郎諫議大夫王封僧  
曇真爲王師以仁存爲封崇使辭曰臣職在  
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爲  
使是欺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奉旨以  
內侍柳台樹代之王將伐東女真大臣皆贊  
成之仁存獨上疏極諫不報及尹瓘等破女  
真築九城女真失窟穴連歲來爭我兵喪失  
甚多女真亦厭苦遣使請和乞還舊地群臣  
議多異同王猶豫未決仁存言土地本以養

民今爭城殺人莫如還其地以息民今不與  
必與契丹生釁王問其故仁存曰國家初築  
九城使告契丹表稱女真弓漢里乃我舊地  
其居民亦我編氓近來寇邊不已故收復而  
築其城表辭如是而弓漢里酋長多受契丹  
官職者故契丹以我爲妄言其回詔云遠貢  
封章粗陳事勢其閒土地之所属戶口之攸  
歸已勅有司俱行檢勘相次別降指揮以此  
思之國家不還九城契丹必加責讓我若東



高麗史卷九十一  
備女真北備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正然之遷秘書監奉使如宋徽宗待之甚厚。屢賜宴器皆用白玉。仁存以爲帝厚我國享禮雖異常。然觀時事華侈太甚。可嘆還至慶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復命。時人譏其失禮。歷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兵禮戶部尚書政堂文學參知政事。進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金兵攻破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

西北面兵馬使。措置軍務。契丹來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率州民泛舟而遁。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仁存遣兵據其城。收兵仗物貨甚多。遂拓地界鴨江焉。王宴親王兩府于清讌閣。命仁存記其事。其文曰。王以聰明淵懿篤實輝光之德。崇尚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寶文清讌二閣。一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勅書畫。揭爲訓則。必拜稽肅容。然後仰觀之一。以



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師宿儒  
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不  
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  
理充溢乎四履之間越今年夏召太傅尚書  
令帶方公臣甫守太傅尚書令大原公臣倬  
守太保齊安侯臣僑守太保通義侯臣僑守  
太保樂浪侯臣景庸門下侍郎璋門下侍郎  
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璋叅知政事臣  
駿守司空臣至和樞密院使臣軌知樞密院

事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會  
于清讌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類賴天降  
康廟社儲祉金革偃於三邊文軌同乎中夏  
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爲罔不資稟崇寧大觀  
以來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筵求訪儒  
雅遵宣和之制也深堂密席迎見輔臣法大  
清之宴也雖禮有豐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其  
致一也今入朝進貢使資謙賚桂香御酒龍  
鳳茗團珍果寶皿來歸嘉與卿等樂斯盛美



臣僚皆惶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  
干盛禮王趣令就坐溫顏以待之備物以享  
之其供帳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實果栲之  
品則六尚之名珍四方之美味無一不具復  
有上國玻璃瑪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  
交錯於案上塤箎控揭琴瑟鐘磬安樂雅正  
之聲合奏於堂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  
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量不辭而飲左右  
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皆及觴

酒九行且令退息續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  
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  
食舉措各自便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  
覽欄楯之外疊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爲沼  
嶮崿萬狀清滄四澈洞庭吳會幽勝之趣生  
而終宴無憚暑之意盡醉劇飲夜久而罷於  
是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  
繡器不用彫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



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燕  
群臣嘉賓則發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  
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猶不以爲侈其尊賢  
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  
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  
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其詩曰魯  
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  
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  
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今吾君

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隣故公卿大夫懷天  
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瞽  
師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懽欣交通禮儀卒  
度當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  
之報施風俗之化原皆出於飲食衍衍載色  
載笑之間豈止永錫難老既多受祉而已耶  
必當億萬斯年享大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  
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府  
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事之命辭不獲已謹



拜手稽首而強爲記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璣  
書諸石尋加開府儀同二司判東北面兵馬  
事兼行營兵馬事王在西京欲行太子冠禮  
仁存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  
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  
元子之貴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王  
從之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王深器之恩禮  
優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及禍  
懇辭乞退不許一日將赴衙聞街上童謠因

二十六

墜馬歸卧求免愈切遂罷相判祕書省事監  
修國史王密遣內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  
曰欲奪資謙權置散地如何皆對曰上生長  
外家恩不可絕况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請  
俟其閒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坐  
山呼亭歎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以至於此  
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號三重大匡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入汴邊報妄  
傳金人敗北宋帥乘勝深入金人不能拒鄭

高麗史卷九十六



知常金安等奏曰時不可失請出師應宋以成大功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傳之萬世時王在西京遣近臣馳問仁存對曰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興師旅以怒強敵且金富軾入宋將還姑待之及富軾還邊報果虛王以睿宗遺命敦諭起爲守太傅門下侍中判吏部事仁存不獲已就職羸老須人扶乃行五年卒輟朝一日命有司賻葬加禮謚文成配享睿宗廟庭仁存好學老不釋卷一

時詔誥多出其手再掌禮闈多得名士嘗與崔璿李載李德羽朴昇中等刪定陰陽地理諸書以進賜名海東祕錄又與昇中撰時政策要又注貞觀政要子永錫永胤永寬皆登第拜平章事永錫曾孫弁一名琪幼力學登第高宗朝歷正言御史出按忠清日酣飲廢事又橫歛賂權貴人皆切齒仕至判少府監事仁存弟沽風姿雅麗以文學顯於時官至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尹瓘

彦順

鱗瞻

世儒

商李

尹瓘字同玄坡平縣人高祖華達佐太祖爲  
三韓功臣父執衡檢校少府少監瓘文宗朝  
登第歷拾遺補闕肅宗時累遷東宮侍講學  
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女真  
本靺鞨遺種隋唐間爲勾高麗所并後聚落  
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州近境者  
雖或內附乍臣乍叛及盈哥烏雅東相繼爲  
酋長頗得衆心其勢漸橫伊位界上有連山

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險絕荒翳人馬不  
得度間有一徑俗謂瓶項言其出入一穴而  
已邀功者往往獻議塞其徑則狄人路絕請  
出師平之七年女真來屯定州關外疑其圖  
我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囚廣州拷問果  
謀我也遂留不遣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真  
虛弱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爲患烏雅東又  
與別部夫乃老有隙發兵攻之來屯近境王  
命林幹往備之幹邀功引兵深入擊之敗績



死者大半女真乘勝闌入定州宣德關城殺掠無算乃以瓘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授鈇鉞遣之瓘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傷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講和結盟而還王發憤告天地神明願借陰扶掃蕩賊境仍許其地創佛宇瓘遷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兼太子賓客奏曰臣觀賊勢倔強難測宜休徒養士以待後日且臣之所以敗者賊騎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

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爲神騎無馬者爲神步跳蕩梗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皆屬神步西班與諸鎮府軍人四時訓練又選僧徒爲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舉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睿宗即位以喪未遑出師二年邊將報女真強梁侵突邊城其酋長以一胡蘆縣雉尾轉示諸部落以議事其心叵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



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嗣筮于大廟遇坎之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吳延寵副之瓘奏臣嘗奉聖考密旨今又承嚴命敢不統三軍破賊壘拓我疆土以雪國恥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慨然曰微公與我誰能出萬死之地以雪國家之恥策已決矣又何疑焉延寵默然王幸西京御威鳳樓

賜鈇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于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給謂女真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飲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



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弼筮于大廟遇坎之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吳延寵副之瓘奏臣嘗奉聖考密旨今又承嚴命敢不統三軍破賊壘拓我疆土以雪國恥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慨然曰微公與我誰能出萬死之地以雪國家之恥策已決矣又何疑焉延寵默然王幸西京御威鳳樓

賜鈇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于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給謂女真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飲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



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  
成左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  
百人出定州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  
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鎮安海  
拒防兩成之閒船兵別監吏部員外郎梁惟  
竦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鎮溟都部署副使  
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瓊過  
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真見軍勢甚盛皆遁  
走唯畜產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入保冬音城

瓊遣兵馬鈐轄林彥與弘正率精銳急攻破  
走之左軍到石城下見女真屯聚遣譯者戴  
彥諭降女真答曰吾欲一戰以決勝否何謂  
降歟遂入石城拒戰矢石如雨軍不能前瓊  
謂俊京曰日具事急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  
之曰僕嘗從事長州過誤犯罪公謂我壯士  
請于朝宥之今日是俊京殺身報効之秋也  
遂至石城下擐甲持楯突入賊中擊殺酋長  
數人於是瓊麾下與左軍合擊殊死戰大破



之賊或自投巖石老幼男女殲焉賞俊京綾  
羅三十匹又遣弘正富弼錄事李俊陽擊伊  
位洞賊逆戰久乃克之斬一千二百級中軍  
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斬三百八十級虜二  
百三十八人右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斬二百  
九十級虜三百人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  
斬九百五十級瓊軍自大乃巴只破三十七  
村斬二百一十級虜五百人遣錄事俞  
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七品命左副承旨

兵部郎中沈侯內侍刑部員外郎韓皦如賜  
詔獎諭兩元帥及諸將賜物有差瓊又分遣  
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弓漢伊嶺  
西至蒙羅骨嶺又遣日官崔資顯相地於蒙  
羅骨嶺下築城廓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串  
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  
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  
十間號吉州又創護國仁王鎮東普濟二寺  
於英州城中明年遣定寵率精兵八千出加



漢村瓶項小路賊設伏叢薄間候瓘軍至急擊之軍皆潰僅十餘人至賊圍瓘等數重延寵中流矢勢甚危急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殺之第郎將俊臣止之曰賊陣牢不可破徒死何益俊京曰爾可歸養老父我以身許國義不可止乃大呼突陣擊殺十餘人弘正冠珍等自山谷引兵來救賊乃解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瓘等以日晚還入英州城瓘涕泣執俊京手曰自今我當視汝猶子汝當視我

猶父承制授閣門祗候酋長阿老喚等四百三人詣陣前請降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又降于左軍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大呼挑戰瓘與林彥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但當固守而已俊京曰若不出戰敵兵日增城中糧盡外援不至將若之何前日之捷諸公不見今日亦出死力以戰請諸公登城觀之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賊敗衄奔北俊京鼓笛凱還瓘等下樓迎之携手交拜



高麗史卷之六十一  
十一  
瓘延寵乃率諸將會于中城大都督府權知承宣王字之自公嶮城領兵詣都督府卒遇虜酋史現兵與戰失利喪所乘馬俊京即引勁卒往救敗之取虜介馬以還女真兵數萬來圍雄州弘正訓勵士卒衆皆思鬪即開四門齊出奮擊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獲兵車五十餘兩中車二百兩馬四十匹其餘兵仗不可勝記時俊京在城中州守謂之曰城守日久軍饗將盡外援不至公若不出城收兵還

救城中士卒恐無噍類俊京服士卒破衣夜繼城而下歸定州整兵道通泰鎮自也等浦至吉州遇賊與戰大敗之城中人感泣瓘又城英福雄吉咸州及公嶮鎮遂立碑于公嶮以爲界遣其子彥純奉表稱賀曰聖人之德允令於乾坤仁義之兵已平其夷狄惟將及卒旣權且呼竊以東女真潛伏奧區寔繁醜類遠從爾祖曾之世嘗被我朝家之恩狼貪浸畜其叛心犬吠頻信於戶外侵軼關塞寇



攘士民狃制御之寬而謂之易陵肆覬覦之志而謂之莫禦先皇故憤而欲伐陸下方繼而爲圖以兵危故始憚裁施以謀衆故終歸滯泥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知變通者貴乎時事機可乘聖智獨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可用繼慮彼虛實以指其必擒乃命元戎亟行大戮而臣受節鉞之制舉征鼓而行氣動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壑寸膠不能以防之礮石轉峯虛壑決然其破矣俘虜踰於半萬

斬獲近於五千委積散於閭闔奔走交於道路山川險阻城池因得以高深原野膏腴田井亦從而耕鑿在昔人求而未得者今茲天與而旣取之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以雪朝廷積年之恥且彼周王儼狁之伐漢帝凶奴之征所以拓上開邊而得爲民去害比之今日宜在下風此豈微臣淺智駑材能成巨効實由陛下聖謀神算坐定遐陬苟非其然孰使之矣伏乞命書史冊垂耀無窮王



遣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賜瓘等羊酒并賜  
軍人銀鋸鑼一面銀瓶四十事瓘又使林彥  
記其事書于英州廳壁曰孟子曰弱固不可  
以敵強小固不可以敵大吾諷斯言久矣而  
今信之矣女真之於國家強弱衆寡其勢懸  
殊而窺覲邊鄙於肅宗十年乘隙構亂多殺  
我士民其繫縲爲奴隸者亦多矣肅宗赫然  
整旅將欲仗大義以討之惜乎厥功未集永  
遺弓劍今上嗣位亮陰三載甫畢祥禫謂左

右曰女真本勾高麗之部落聚居于蓋馬山  
東世脩貢職被我祖宗恩澤深矣一日背畔  
無道先考深憤焉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善  
繼其志耳朕今幸終達制肇覽國事盍舉義  
旗伐無道一洒先君之恥乃命守司徒中書  
侍郎平章事尹瓘爲行營大元帥知樞密院  
事翰林學士承旨吳延寵爲副元帥率精兵  
三十萬俾專征討尹公事業傑然嘗慕庾信  
氏之爲人曰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此無



他至誠而已予亦何人哉其至誠所感靈異之跡屢聞焉兵公時之重望天性慎謹臨事必三思其良圖大策施無不中兩公嘗有志於此聞命憤激擁兵東下出師之日躬擐甲胄未及誓衆洒淚交頤莫不用命暨入賊境三軍奮呼一以當百摧枯破竹何足喻其易哉斬首六千餘級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五十千餘口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數嗚呼女真之頑愚不量其強弱衆寡之勢

而自取於滅亡如其地方三百里東至于大海西北介于蓋馬山南接于長定二州山川之秀麗土地之膏腴可以居吾民而本勾高麗之所有也其古碑遺跡尚有存焉夫勾高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天歟於是新置六城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兵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防禦使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三曰寧海軍雄州防禦使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



戶四曰吉州防禦使兵民六百八十丁戶五  
曰福州防禦使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戶六曰  
公嶮鎮防禦使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選其  
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鎮撫之詩所謂  
于蕃于宣以蕃王室者也有以見晏然高枕  
無東顧之憂矣元帥告予曰昔唐相裴晉公  
出征淮西及其平幕客韓愈爲之碑以廣其  
事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絕人之德而歌頌  
之子幸從事于此詳其本末曷不作記使吾

聖朝無前之偉績垂于無窮乎彥承命援筆  
誌之瓘獻俘三百四十六口馬九十六匹牛  
三百餘頭城宜州通泰平戎二鎮與咸英雄  
吉福州公嶮鎮爲北界九城皆徙南界民以  
實之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國功臣  
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知軍國重事延寵  
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  
遣內侍郎中韓皦如賈詔書告身及紫繡鞍  
具廐馬二匹至雄州分賜之凱還王命具鼓



吹軍衛以迎之遣帶方侯備齊安侯僭勞宴  
於東郊瓘延寵詣景靈殿復命納鈇鉞王御  
文德殿引見問邊事入夜乃罷未幾女真又  
圍雄州王遣延寵救之復遣瓘征之瓘獻馘  
三十一級尋封瓘鈴平縣開國伯食邑二千  
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加延寵攘寇鎮國功  
臣號又明年女真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  
又遣瓘救之命近臣餞于金郊驛瓘延寵自  
定州勒兵赴吉州行至那卜其村咸州司錄

俞元胥馳報女真公兄裊弗史顯等叩城門  
曰我輩昨到阿之古村太師烏雅東欲請和  
使我傳告兵馬使然兵交不敢入關請遣人  
于我塲庶以太師所諭詳實傳告瓘等聞之  
還入城翼日遣兵馬記事李管仲於賊塲謂  
女真將兵舍曰講和非兵馬使所得專宜遣  
公兄等入奏天庭舍大悅裊弗史顯等復至  
咸州告曰我等願入朝時方交戰疑懼不敢  
入關請以官人交質瓘以孔沃李管仲異賢



等爲質裹弗等遂來請還九城地初朝議以  
得瓶項塞其徑狄患永絕及其攻取則水陸  
道路無往不通與前所聞絕異女真旣失窟  
穴誓欲報復乃引還地群酋連歲來爭詭謀  
兵械無所不至以城險固不猝拔然當戰守  
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遼  
遠谿洞荒深賊屢設伏抄掠往來者國家調  
兵多端中外騷擾加以飢饉疾疫怨咨遂興  
女真亦厭苦至是王集群臣議之竟以九城

還女真輸戰具資糧于內地撤其城平章事  
崔弘嗣金景庸叅知政事任懿樞密院使李  
璋入對宣政殿極論瓘延寵敗軍之罪王遣  
承宣沈侯於中路收其鈇鉞瓘等不得復命  
歸私第宰相臺諫請治其罪諫臣金緣李載  
等伏閣固爭曰瓘等妄興無名之兵敗軍害  
國罪不可赦請下吏王命沈侯宣諭曰兩元  
帥奉命行兵自古戰有勝敗豈爲罪哉緣等  
又爭不已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



高麗史卷九十六 三十四  
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上柱國監修國史瓘上表辭不允曰朕聞昔李廣利之伐大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陳湯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爲列侯卿之伐女真受先考之遺旨休寡人之迷事身冒鋒鏑深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而闢百里之地築九州之城以雪國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謂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

醜無所依處故酋長納降請和群臣皆以爲便朕亦不忍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遽奪其職朕終不以卿爲咎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今朕之授卿者抑卿之舊職也何足以辭當休養懷速就乃職瓘再表讓又不允六年卒謚文敬瓘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仁宗八年配享睿宗廟庭避綏陵諱改謚文肅子彥仁彥純彥植彥頤彥旻二人祝



鬻彥純睿宗朝以侍御史如遼賀天興節時  
金兵起路梗又高永昌叛據東京彥純與徐  
助李德允等爲永昌所拘逼令上表稱賀彥  
純不能守節一如所言及還匿情不首事洩  
有司劾治其罪仕至南原府使彥植天資高  
雅好賓客官至守司空左僕射彥旼聰悟過  
人善書畫仁宗朝爲尚食奉御

彥頤登第仁宗朝累遷起居郎與左司諫鄭  
知常右正言權適論時政得失王優納之轉  
國子司業赴經筵講論經義賜華犀帶一腰  
遷寶文閣直學士妙清叛詔以金富軾任元  
斲爲帥彥頤爲佐討之先是瓘奉詔撰大覺  
國師碑不工其門徒密白王令富軾改撰時  
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曠之一日  
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  
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  
面及彥頤爲幕下富軾奏彥頤與鄭知常深  
相結納罪不可赦於是貶梁州防禦後爲廣



高麗史卷九十六 三十一  
州牧使謝上表因自解云坐廢六年分已甘於萬死銜恩一旦勢若出於再生仰天無言撫已揮涕切以上之馭下莫不欲忠臣之事君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乘周公不免於流言絳侯尚遭於繫急望之帝之傳也終於飲毒屈原王之親也卒以沉江聖賢猶或如之庸瑣何足算也如臣賦資朴鄙受性褊剛智謀不足以周身學術豈能於華國少嘗僥倖聖考賜之賢科逮更因緣陛下擢於要

路時或預聞國政頗然入侍經筵妄意遭時過於用慮遇事輒言其中否橫身不顧於是非先進爲之寒心後生因而指目媒孽所短傳會而文彈書屢至於升聞以爲可殺仁后雖知其贛直莫得而寬因竄逐於遐方欲保全其餘命而臣受貶之夕臨行之時罔知得罪之端徒極積憂之念及覩中軍所奏曰彥頤與知常結爲死黨大小之事實同商議在壬子年西幸時上請立元稱號又諷誘國學



生奏前件事蓋欲激怒大金生事乘閒恣意  
處置朋黨外人謀爲不軌非人臣意臣讀過  
再三然後心乃得安緊是立元之請本乎尊  
主之誠在我本朝有太祖光宗之故事稽其  
往牒雖新羅渤海以得爲大國未嘗加其兵  
小國無敢議其失奈何聖世反謂僭行臣嘗  
議之罪則然矣若夫結爲死黨激怒大金語  
言雖甚大焉本末不相坐矣何則假使強敵  
來侵我疆夫惟禦難之未遑安得乘閒而用

事其指朋黨者誰氏其欲處置者何人衆若  
不和戰之則敗且容身之無地何恣意以爲  
謀况臣不預大華之言與知常而同異不叅  
壽翰之薦惟陛下所洞明自一落於江湖已  
六更於寒暑祿廩久闕衣食難周親舊皆絕  
其交妻孥俱失其所形骸憔悴兀若枯枝精  
魄驚忪茫如醉夢活至今日有賴聖知重念  
臣以至弱之資從西征之役忘身以衛其國  
乃義分之當然成事皆因於人何勤勞之足



道今將有說非敢爲功只期微懇之粗伸或  
乞宸心之一照昨於乙卯年中軍以賊糧盡  
爲策然兇黨未降日月漸久江冰釋盡計無  
所出臣於三月始立距堙議爲人所沮未得  
施行至十一月中軍於揚命門始作距堙今  
知兵馬使池錫崇與臣彥頤等迺番到彼檢  
視積土多少計至數月可附到城上臣又與  
前軍使陳淑議定火攻令判官安正修等作  
火具五百餘石越九月早晨以趙彥所制石

砲投放其焰如電其大如輪賊初亦從而滅  
之至日暮火氣大盛賊不得救通夜打放其  
揚命門并行廊僅二十間及賊所積土山悉  
皆焚盡十二日並潰人馬可以出入臣即至  
中軍具陳本末請及時攻擊無使賊設備人  
有忿然以爲不可者臣亦作氣力事十四日  
又至前軍議急擊可破人人皆曰候積土畢  
方可攻賊已於前所設木柵以禦臣懇請急  
攻猶未之決十六日元帥至前軍悉集五軍



僚佐議之人人皆執前議是日賊又築重城其勢不可後之先是池錫崇在軍監役與臣意協繼有副使李愈判官王洙李仁實等八人和之於是元帥始從其議取十九日分兵三道突入用事破如枯竹一無留難臣於是日顯掌中軍與判官申至冲金鼎黃將軍權正鈞房資守錄事林文璧朴義臣等密整軍旅早至七星門下積木火之火發然後賊覺驚惶倉卒不得救燒蕩門廊計九十七間望

之虛豁擬欲直入會天陰雨收兵入營翼日曉頭賊魁鄭德桓維緯侯小官四人潛出城資守令麾下捕至營臣送德桓緯侯於元帥所別令別將金成器等率所捕小官二人往景昌門諭賊賊將洪傑出降是日前軍在廣德舍元門外賊尚閉拒傑與義民商議捉偽元帥崔永仍率二領軍士來歸然後賊大將蘇黃鱗鄭先谷朴應素等文武二十餘人相繼來降其餘雜類不可勝數臣遣資守領李



高麗史卷九十六  
徵正及降賊徐孝寬率兵入城封宮闕倉廩  
府庫令徵正守闕收其鑰匙六七橫納營而  
聞左軍入自北門縱兵發大府財帛臣遣義  
臣止之不聽更遣正鈞得止大府完於是臣  
遣臣男子讓於元帥所報以實日午元帥方  
至中軍更命李仁實李軾等封宮闕倉廩府  
庫因具表奏此其大略難以具陳當此之時  
自謂小輸於國事胡爲厥後翻然忽構於誣  
辭遂使春愚陷於冤枉永惟平昔之所坐亦

是微臣之自貽臣伏讀蘇軾受貶時表曰臣  
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日夜守捍  
偶獲安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  
兇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庶  
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以子瞻豪邁之才尚  
諛諛之若此况彥頤孤危之迹遂嘿嘿而已  
乎窮迫而然冒陳奚已而又金精曾經於吏  
訊浹七月而復顯官惟忠同廢於江南至三  
年而還舊位惟臣不肖與世多乖名旣掛於



高麗史卷九十三  
深文人爭逞其浮議論罪未解歷年于茲敢  
愛殺身以自明固貪於戀聖又能忍垢而假  
息有待於求伸豈謂皇慈特推大度憫臣大  
窮之狀憐臣無二之心每煩訓諭於有司再  
起孤忠於遠竄仰陶新化漸可齒於平民終  
滌惡名竊更期於後日此乃至仁無外厚德  
包荒念犬馬或霑蓋惟謂簪履不忍捐弃救  
臣餘生衆怒交興之際收臣殘質幾年流落  
之中特賜真除盡還舊祿罔誣僅釋日將出

而鄙屋明枯朽其蘇春已還而時雨降固非  
木石無情之比敢昧乾坤造化之私壯氣已  
衰無復平生之髣髴丹心尚在誓殫晚節之  
驅馳雖至填溝敢忘結草毅宗三年以政堂  
文學卒輟朝三日謚文康彦頤工文章嘗作  
易解傳於世晚年酷好佛法請老退居坡平  
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爲空門友貫乘  
作一蒲菴止容一坐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  
日彦頤跨牛造貫乘告別徑還貫乘遣人送



蒲菴彥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取筆書于壁曰  
春復秋兮花開業落東復西兮善養真君今  
日途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書畢  
坐其菴而逝彥頤身為宰輔不以國家風教  
為念敢為詭異之行以惑愚俗識者譏之子  
鱗瞻子固惇信子讓以鱗瞻子固惇信皆登  
第歲廩其母惇信兵部侍郎子商季  
鱗瞻字胎兆登第毅宗朝累遷侍御史言事  
忤權貴降授左司員外郎轉起居注時宮人

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鈞為無比  
女壻因緣內嬖超授八品兼式目錄事士夫  
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光鈞告身王召鱗瞻及  
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司諫金孝純正  
言梁純精鄭端遇督署之郎舍畏縮唯唯而  
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為司諫無言是正言口  
吃為諫議悠悠何所論後以刑部侍郎出為  
西北面兵馬副使麟靜二州境有島金人多  
來居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之置防戍金主



詰讓王命還其島撤防戍鱗瞻等恥削土不從金大夫營主遣銳卒七十餘人攻其島執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鱗瞻懼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請還俘獲翼日還之鱗瞻等祕不奏國家知而詰之鱗瞻畏罪彌縫竟不報入爲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子監大司成驟陞叅知政事判兵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爲東北面兵馬判事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甫當起兵李義方

疑鱗瞻與其謀又以爲當時文臣之長將逮捕害之使巡檢軍執縛鱗瞻賴庾應圭獲免尋兼上將軍叅署重房議事加守太師趙位寵起兵王命鱗瞻爲元帥率三軍擊之至岳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從嶺而下急擊之官軍亂遂奔潰鱗瞻被圍欲與敵戰死都知兵馬使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擣鱗瞻馬潰圍突出僅免收兵而還尋又以鱗瞻爲元帥樞密院副使奇卓誠副之知樞密院事



詰讓王命還其島撤防戍鱗瞻等恥削土不從金大夫營主遣銳卒七十餘人攻其島執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鱗瞻懼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請還俘獲翼日還之鱗瞻等祕不奏國家知而詰之鱗瞻畏罪彌縫竟不報入爲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子監大司成驟陞叅知政事判兵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爲東北面兵馬判事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甫當起兵李義方

疑鱗瞻與其謀又以爲當時文臣之長將逮捕害之使巡檢軍執縛鱗瞻賴庾應圭獲免尋兼上將軍叅署重房議事加守太師趙位寵起兵王命鱗瞻爲元帥率三軍擊之至岳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從嶺而下急擊之官軍亂遂奔潰鱗瞻被圍欲與敵戰死都知兵馬使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擣鱗瞻馬潰圍突出僅免收兵而還尋又以鱗瞻爲元帥樞密院副使奇卓誠副之知樞密院事



高麗史卷九十六  
陳俊爲左軍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慶珍爲  
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忠烈爲中軍兵馬使  
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彥爲前  
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章弼知兵馬事上將  
軍李齊晃爲後軍兵馬使司宰卿河斯清知  
兵馬事復攻西京僧軍亦行鱗瞻率諸將治  
兵西郊筠密誘僧宗昱斬義方王慮軍中驚  
擾遣近臣庾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嫉僧  
軍爲變欲殺鱗瞻應圭還告鄭仲夫遣人諭

解乃止僧軍以爲義方女不宜配東宮請出  
之遂聚普濟寺不發鱗瞻等乃行位寵腹心  
在漣州鱗瞻謂諸將曰我聞招誘者附于內  
伐叛者披其枝若我先攻西京則在漣州者  
招諭北人共爲犄角我腹背受敵非策之善  
也今漣州恃西都不虞我猝至宜先攻漣州  
漣州若下北州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率順攻  
逆則意全力一蔑不濟矣遂趣漣州攻圍累  
月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從



高麗史卷九十三  
間道擊之斬一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二十餘人官軍又遇西兵于菴院掩擊之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連州久不下後軍摠管杜景升攻拔之於是西北諸城皆復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鱗瞻曰西京城險固若以久勞之卒蟻附而攻非計也但久圍之無使出掠且復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被劫者必謀出降若爾位寵乃一餓囚耳何能爲乎乃於城東北築土山守之位寵食盡至鳴人屍時出挑戰

鱗瞻堅壁不出有擒獲者輒與衣食而遣之城中間之縋城來附者甚衆旣而官軍又與西兵戰大敗之斬獲三十餘取其要害鳳凰頭城之六年鱗瞻攻西京通陽門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殺之囚其黨十餘人餘皆撫慰居民按堵如故謁聖祖真殿函位寵首遣兵馬副使蔡祥正告捷又送位寵妻孥及俘獲百餘人梟位寵首于市先是鱗瞻忽聞西兵謹噪城上問之云人呼立龍



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人與頭豈可  
生乎鱗瞻遣祕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王  
遣吏部侍郎吳光陟詔班師加鱗瞻推忠靖  
亂匡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遣叅知政事  
陳俊迓勞諸將于金郊驛復遣介第平涼侯  
賜宴于馬川亭及還又賜宴以勞之是年卒  
年六十七謚文定官庀葬事鱗瞻聰悟過人  
雖千百人一聞姓名終不忘自鄭仲夫作亂  
文臣沮喪鱗瞻與武臣同事每被掣肘脂韋

自保而已故平西之後賞罰不中措置失宜  
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後王下  
制曰往者趙位寵叛於西都元帥尹鱗瞻奇  
卓誠等同心協力以討平之予嘉厥功曰篤  
不忘其贈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守太師  
門下侍中上柱國圖形閣上後配享明宗廟  
庭子宗諤宗誨宗誠宗諤宗諤以大府注簿  
死於仲夫之亂宗誨蔭進判禮賓省事宗諤  
刑部侍郎鱗瞻兄弟三人登第宗諤宗誠宗



湯又登第再世康母侍入榮之里閭號其家  
爲三第宅又號爲二帥宅宗湯重然諾喜施  
與然廣植田園多受饋遺爲世所譏

世儒瓘之孫熙宗時爲右御史一日王移御  
延慶宮世儒與左御史崔傳當扈駕二人凌  
晨詣闕日將晡乘輿未駕飢甚入路傍家飲  
酒不覺駕出傳犯馳道世儒泥醉使人控馬  
言語狂亂憲府劾奏左遷傳安東判官世儒  
梁州副使其後世儒答傳賀冬至狀云駕後

一樽二人同醉嶺南三載千日未醒高宗初  
拜禮部員外郎謁崔忠獻請命題賦詩忠獻  
召李奎報陳萍僧惠文同賦觀碁詩四十餘  
韻使翰林承旨琴儀考閱奎報爲首萍次之  
世儒自見忠獻得意猖狂期於柄用素與右  
僕射鄭楨有憾誣告於王曰楨與弟樞密叔  
瞻將圖不軌若以臣爲校定別監付以一番  
巡檢則可掃除矣王驚愕遣承宣車伺密諭  
忠獻執世儒鞠之依違如醉未能出語遂坐



誣配島尋召還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  
色朝政有不稱意者輒托詩謗訕時號狂人  
李字受益質直無華清謹有幹局由門蔭  
顯所莅有聲績神宗四年以西京副留守卒  
會孫瑤官至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十六年卒  
謚文顯子安庇安肅安楠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  
文登第累遷起居郎兵部郎中肅宗五年與

尚書王嘏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大平御覽  
宋人祕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及還王曰  
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今朕得之使者之能  
也使副僚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人乞  
外補時王欲擇人授全清廣三州令迎候宋  
使以延寵有輔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出  
知全州牧為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以最聞  
召拜樞密院左承宣刑部侍郎知御史臺事  
轉尚書左丞翰林侍講學士睿宗即位拜知



誣配島尋召還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  
色朝政有不稱意者輒托詩謗訕時號狂人  
商季字受益質直無華清謹有幹局由門蔭  
顯所莅有聲績神宗四年以西京副留守卒  
會孫瑤官至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十六年卒  
謚文顯子安庇安肅安楠

###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  
文登第累遷起居郎兵部郎中肅宗五年與

尚書王嘏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大平御覽  
宋人祕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及還王曰  
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今朕得之使者之能  
也使副僚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人乞  
外補時王欲擇人授全清廣三州令迎候宋  
使以延寵有輔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出  
知全州牧為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以最聞  
召拜樞密院左承宣刑部侍郎知御史臺事  
轉尚書左丞翰林侍講學士睿宗即位拜知



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出爲東  
北面兵馬使兼行營兵馬使奏東界徵發內  
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  
一家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  
非自應募者亦免從之遷檢校司空刑部尚  
書初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以  
時巡幸遣內人鄭克恭與司天少監崔資顯  
太史令陰德全吳知老注簿同正金謂礮等  
相龍堰舊墟命兩府及長齡殿讎校儒臣會  
議皆以爲可延寵獨曰南京之役甫畢民勞  
財匱不可起新宮如欲巡御莫如舊宮不報  
平章事崔弘嗣等又奏據太史官狀稱自御  
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  
舊墟創新闕移御受朝頒下新令延寵駁曰  
今作龍堰宮有三不可以文宗明睿猶惑術  
數作西京左右宮旣而悔悟以爲無應終不  
巡御虛費財力其不可一也近者開創南京  
八年而無吉應其不可二也西京舊宮與今



所求龍堰相去不遠地勢吉凶未必有異况  
無明訣可徵而棄祖宗舊宮別構新闕毀撤  
屋廬騷動人民其不可三也伏望英斷勿疑  
一依老臣所奏巡御舊宮以講社稷長久之  
策無從臆說妄興工役以致人怨王卒從弘  
嗣等所言時議惜之王伐女真以延寵副尹  
權時大臣皆贊成之延寵頗以為疑微語權  
權曰策已決矣又何疑延寵默然遂出師破  
女真拓地築九城語在權傳錄功為協謀同

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賜廐馬  
一匹女真復來爭地圍雄州王授延寵鈇鉞  
往救之雄州被圍二十七日都知兵馬鈐轄  
使林彥都巡檢使崔弘正等率諸將分兵固  
守與戰日久人馬困乏將潰延寵使文冠金  
駿王字之等率精銳一萬分為四道水陸俱  
進至烏音志沙烏二嶺下賊先據嶺頭我兵  
爭登急擊斬百九十一級賊奔北欲復結陣  
拒戰官軍乘勝力戰大敗之斬二百九十一



高麗史卷九十六四十一  
級賊遂燒柵而遁延寵入城責城中將士不待援兵輒出戰多被殺傷使士氣沮喪罰有差加攘寇鎮國功臣守司徒延英殿大學士凱還王引見于文德殿問邊事賜宴以勞之女真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數月去城十里築小城立六柵攻城甚急城幾陷兵馬副使李冠珍等訓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且守且戰然役久勢窮死傷者多延寵聞之憤然欲行王復授鈇鉞遣之行至公嶮鎮賊遮路掩

擊我師大敗將卒殺甲散入諸城陷沒死傷不可勝數延寵具狀自劾與瓘勒兵將再赴吉州會賊遣使請和遂還宰相請治敗軍之罪王遣使收鈇鉞不得復命歸私第王以宰相臺諫屢請罪不已免官削功臣號尋復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延寵上表讓王不允曰才雖衆循名責實則可與謀其政者有幾罪雖重不曰欺其心者猶或赦故曹沫割地而魯公不責之孟明敗軍而秦穆復用之向



者東夷不恭累世爲害先皇有憤而欲伐寡  
人繼志以興兵卿以文武之材爲將帥之副  
初若遲疑而猶豫後能征討以蕩平斬馘既  
多俘虜亦夥拓開封境築設城池雖論議之  
尚喧乃勤勞之可記爰加寵命俾復舊資當  
體眷懷勿煩謙遜累加守司徒守太尉監脩  
國史上柱國歷判吏禮兵部事以疾累上章  
乞退王以耆儒舊德欲終始倚用不許十一  
年卒謚文襄年六十二飭躬謹行恂恂然以  
會葬無子

忠儉自許不干譽當官持論務祛時弊未嘗  
以私害公故王重之命近臣監護喪事百官



列傳卷第九

列傳卷第九



